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第 82 期（2026 年 1 月）
DOI: 10.29708/JCS.CUHK.202601_(82).0003

重構地域社群：從《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到《淮海秋笳集》

喻宇明*

一、前言

道光年間（1821–1850）揚州的淮海詞社，已昭示出一個以淮海本籍詞人為主的地域社群。此後咸同時期（1851–1874）繼起的淮海詞人群體，則包括本籍、流寓、仕宦三類，過往因文獻難徵之故，學界的研究偏重流寓與仕宦詞人，而輕本籍詞人。[1]目前學者僅立足於咸豐庚申（1860）出版的詞總集《淮海秋笳集》，簡要考索該集成員，勾勒本籍詞人之間的交遊，並探討其創作特色、詞史特性。[2]近年新見揚州大學所藏汪鋆（1816–1886後）輯《棲雲山館倡和詩詞》稿本，鈔錄了《淮海秋笳集》中七位以本籍為主的詞人自咸豐癸丑（1853）至丙辰（1856）間

本文初稿曾先後於「宋元明清文學文獻與海外流播」工作坊（2023年12月，暨南大學）及第十一屆中國詞學研究年會暨詞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24年8月，中山大學）宣讀。承蒙博士後導師彭玉平先生鼓勵扶持，復得兩位審查委員惠賜建設性修訂意見，筆者受益良多，謹致謝忱。在尋訪文獻的過程中，幸蒙揚州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諸位師友及圖書館員協助，一併申謝。

* 喻宇明，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1 陳水雲先生認為，淮海詞人群體以仕宦和流寓者為主體，因此在其勾勒中，尚未對本籍詞人的活動及成就作充分展示。究仕宦、流寓兩者的區別，則在於其是否被清廷委任職缺，正式進入仕途。陳水雲：〈咸豐、同治時期淮海詞人群體綜論〉，《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年第6期，頁824–30；陳水雲：《清代詞學思想流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頁243–62。

2 茆萌：《咸同詞壇淮海詞人群體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年），頁105–20；茆萌：〈江南詞人群體文化交遊與「詞史」在近代的發展——以《淮海秋笳集》為中心考察〉，《東吳學術》2023年第5期，頁96–102；馬騰飛、史哲文：〈地方．時代．詞史：《淮海秋笳集》與道咸淮海本土詞人群〉，《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頁104–11。

詩、詞、文諸作，這對重新審視這一太平天國戰爭時期興起的地域社群具有重要價值。[3]若更參以李肇增（?–1877）[4]《琴語堂文述》（1857）、汪鋆《梅邊吹篴詞稿》（1860）、黃錫禧（1833–?）《棲雲山館詞存》（1867），汪鋆等撰、吳丙湘（1850–1896）輯《汪硯山集詞稾》等多種原始材料，可證成在太平軍第一次出入揚州至第二次佔領揚州前後（1853–1856），先於流寓與仕宦詞人，已形成一個以本籍詞人為主的同人群體，並呈現出世變中地方性文人率先以群體創作回應時代變局，積極重塑地域文化的諸種努力。[5]

值得關注的是，學界此前皆未注意到咸豐七年（1857）出版的李肇增《琴語堂文述》中，收錄了一篇〈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此文內容即後世所見〈淮海秋笳集序〉（1860），這不僅將〈淮海秋笳集序〉中詞學活動的時限提前至1857年

---

[3] 姚海英對這一稿本有初步介紹，指出該稿本對於咸豐年間揚州一帶詞社活動具有重要的文獻研究價值。不過，該文並未作深入探討。姚海英：〈清末民初揚州未刊稿本四種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5年第6期，頁65–70。筆者赴揚州大學圖書館查訪《棲雲山館倡和詩詞》稿本時，姚海英研究館員知會該本已影印出版，即《揚州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84冊影印清咸豐五年（1855）稿本（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年），頁273–330。筆者按：叢刊著錄該集為「清咸豐五年稿本」，然而集中印章、題識已至丙辰，故採用序的作時「清咸豐四年（1854）」著錄或更為準確。

[4] 李肇增卒年，可由2019年邦瀚斯拍賣行（Bonhams）於香港拍賣的汪鋆《揚州風物冊》推知。該圖冊曾由費立哲牧師（Reverend Richard Fabian）收藏。圖冊中有汪鋆鈔李肇增〈原序〉一葉，跋曰：「道光己酉（1849），曾以目見揚州湖上諸勝，繪為一冊，特冰赤為余作序。……詎今夏冰赤作古，荷從哲弟覓得此藁，自書之以存其舊。汪鋆記，光緒丁丑（1877）。」鈐印：「硯山」、「硯山手寫」。「冰赤」為李肇增字，由此可知其卒於1877年夏。該冊可於線上瀏覽：https://www.bonhams.com/auction/25769/lot/7/wang-yun-1816-after-1882-scenes-of-yangzhou-1876-24（發布日期：2019年10月9日；讀取日期：2026年1月26日）。

[5] 陳水雲先生將蔣春霖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至揚州作為淮海詞人群體匯集揚州的開端，並以咸豐元年（1851）杜文瀾、蔣春霖訂交視作淮海詞人群正式形成的標誌，此說尚待商榷。杜文瀾專力作詞在咸豐七年之後，而三大家蔣春霖、杜文瀾、丁至和詞籍之合刊更遲至咸豐十一年（1861），晚於揚州本籍詞人聚集、正式形成群體的時間。筆者認為，陳說仍舊以著名詞人為線索對淮海詞人群體的形成過程進行「追溯式」追認，並以詞人訂交作為詞人群體形成標誌的觀點或待商榷，而應以「還原式」的方法，以詞人結集為主、倡和交遊為輔，作為詞人群體或亞群體形成的判定標準。陳水雲：〈咸豐、同治時期淮海詞人群體綜論〉，頁824–30。

前；[6]也巧妙地鉤連了《棲雲山館倡和詩詞》與《淮海秋笳集》，促發了本文的核心問題：這一群體成員各有所長，兼有詩、詞、文等創作，詞體如何成為該群體用以構築其地域身份的文體？他們如何形成地域社群，並創作出獨屬於這一時代的「詞史」？從回到歷史現場的視角來看，自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今江蘇南京）後，淮海地區戰亂頻仍，該群體最初如何形成？其組織者為何人？其聚集目的又為何？

二、棲雲山館倡和風雅的重現

今揚州大學所藏《棲雲山館倡和詩詞》稿本由汪鋆輯錄，輯錄時間約自咸豐四年（1854）初持續至咸豐六年（1856）。該集序首鈐「江都周氏斯達鑑藏」朱文印，可知其曾由揚州畫家周斯達（1909–1988）收藏，後為揚州師範學院（1992年併入今揚州大學）所藏，現藏於揚州大學圖書館（瘦西湖校區）文史研究室（圖1）。[7]

汪鋆[8]於咸豐癸丑冬揚州城復後，曾受聘於黃錫禧，為之「傭書」，即受僱鈔書。[9]《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卷首有汪氏駢序，摹畫了當時棲雲山館的唱酬盛況（圖2）：

---

[6] 太平天國政權起自咸豐元年，同治三年（1864）覆亡，歷時十四年，故雖三、四年的時間差距，其所處時期亦相差頗大。丙辰至丁巳（1857），太平軍天京解圍，又歷四次內變，為其極盛而衰之時，也是揚州二次城破之時。庚申，李秀成破「江南大營」後，東征蘇、浙，其影響遂被及整個江南地區。因此，此處時間節點十分重要。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105–14、156–64。

[7] 關於該集印章信息，姚海英考之甚詳，僅有此處涉及私人遞藏，參姚海英：〈清末民初揚州未刊稿本四種考述〉，頁69；尹文：〈周斯達抗戰畫展與《揚州畫品錄》著述〉，《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6年第2期，頁87–92。

[8] 汪鋆，字硯山，儀徵邑諸生。祖籍安徽歙縣，自父輩遷揚州府。才藝頗豐，擅長金石、書畫、詞及文，所存論著亦十分豐富，如《揚州畫苑錄》四卷、《十二硯齋隨錄》四卷、《十二硯齋文錄》一卷、《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十四卷與《續錄》四卷等，另有詩詞稿本數種，如《十二硯齋詩錄》、《北湖避寇草》、《梅邊吹篴詞》、《梅邊吹篴詞續存》、《研山詩文錄》等。詳參王漢：〈汪鋆與「怪以八名」〉（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07年），頁22–25。

[9] 「癸丑後，傭書棲雲山館」。汪鋆：〈自記〉，《梅邊吹篴詞稿》，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年間稿本，頁碼不詳。筆者按：該集封面有兩處題署，一處為「硯山待定藁」，

〔下轉頁104〕

> 吾友黃子鴻司馬，青衫揾溼，心折琵琶；白紵騁辭，調諧金石。而況壎篪劘切，機、雲不下其才；藻翰飛騰，籍、咸同標其異。矧夫堂開射鴨，家有平泉；人慕登龍，門迴俗駕。雜花生樹，飛迷羣鶯；怪石踞池，伴疑蹲獸。流連勝地，集似西園；徘徊故家，輝分東閣。飛空振藻，分題則拉雜邹、枚；藉景攄抱，聯袂則互邀應、阮。詩則追三唐、六朝之長；詞則擷石帚、玉田之韻。有時紀事，歌出塞之大旗；或者言情，唱屯田之殘月。展苔擫華，呼月標題，體會百端，言宗三雅，尚矣！[10]

序末署「咸豐四年甲寅歲除日書於涵青閣研山弟汪鋆謹序」，可見於咸豐三年（1853）十一月末揚州城復後不久至是年除夕期間，諸子聯吟不斷。是年汪鋆已三十八歲，歷經戰亂、流離、貧病後，[11]終於在棲雲山館稍事安定下來。而倡和的發起者黃錫禧，即篇中所稱「吾友黃子鴻司馬」，為嘉道年間揚州著名鹽商總商黃至筠（1770–1838）幼子，年方弱冠，愛好風雅，其所招聚雅集之地，乃在黃氏故園東閣。其倡和形式，既有分題各賦景物，亦有聯句同賦。就倡和文體而言，兼有詩、詞，其內容則紀事、言情俱備。

不過，這一倡和並非尋常的文人雅集，乃是戰亂時期的特殊聚集，故而汪鋆隨後點出倡和背景，抒寫亂時士人心態：

〔上接頁103〕

另一處則為吳熙載署「梅邊吹篴詞稿」，並有題記：「丙辰春，熙載再讀一過於海陵旅次，因檢署。」該集為善本，收錄了汪鋆咸豐年間詞作。稿本題識多作於丙辰年，但上海圖書館檢索頁著錄有「丁巳之作」印，為題辭中程宇光落款處印；更重要的是，稿本第十三葉，收錄了〈龍山會．九日登岳阜同仲海作〉（1857）、〈蘭陵王．落葉〉（1860）兩闋詞，皆為同人於泰州所作倡和詞，後者有「長安冷，星換物移，一聽哀蟬便悽惻」三句。同人以〈落葉哀蟬曲〉化入詞作，需至庚申年咸豐帝北狩時，故判定該集為咸豐六年至十年（1860）間稿本。該集可在上海圖書館的「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及循證平臺」線上瀏覽，著錄題名為「梅邊吹笛詞一卷」，索書號：T27862，DOI: STGJ_T27862，檢索網址為 https://gj.library.sh.cn/unionCatalogue/work/list#uri=http://data.library.sh.cn/gj/resource/instance/gppn5hbv31rcf3fq（發布日期不詳；讀取日期：2026年1月26日）。亦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3冊，〈梅邊吹笛詞稿題跋〉，頁1285–86。

[10] 汪鋆：〈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序〉，《棲雲山館倡和詩詞》，揚州大學圖書館藏咸豐四年序本，卷首。序有圈點、改動筆跡，此處下劃線為筆者所加。

[11] 「癸丑，同避亂於公道橋，硯山貧且病，境殆非人。」丁紹憲：〈梅邊吹笛詞稿題跋〉，載汪鋆：《梅邊吹篴詞稿》，頁碼不詳；亦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1286。

> 然而盈盈瓜渚，秦燄猶張；峩峩蒜峰，楚氛甚惡。動念封狼，則幾將投筆；迴思蟻嘯，則屢欲請纓。志以壯而彌伸，境以艱而忽阻。渺渺白雲，頓悲失望；哀哀墨經，未許從軍。拔劍等乎王郎，而書空竟同乎殷浩。人間何世，始歎寄身蜉蝣；來日大難，不妨且食蛤蜊。杜陵身世，半屬兵戈；王粲飄零，每傷禾黍。書成孤憤，嗟咄韓非；哀到江南，流離庾信。[12]

「瓜渚」位於揚州郡城之南，而「蒜峰」則在鎮江西北，透露出諸子所處地區情勢之危急：太平天國自癸丑二月定都天京，三日之內，旋佔揚州、鎮江這兩座長江南北重鎮。[13]對於這些身處揚州的士子而言，突如其來的兵亂，帶來了志向與境遇的轉變，並因之產生劇烈矛盾。他們一方面心繫家國而亟欲投筆請纓，另一方面也必須考量艱困之時奉親的人倫之需。在具體心態上，既有顧念親友、非攻兼善的考量，亦含才華難展、不得賞識的悲哀，更存渴求知己、希冀青眼的期望。他們在兵戈擾亂之中，常遭飄零之苦，故而於個人一面，難免有孤高嫉俗之感；對於民生之艱，則往往懷哀歎流離之情。

由此可知，《棲雲山館倡和詩詞》所謂言事、抒情，大抵寫世變之事，抒抑鬱難伸之志。承此以觀序文首尾所寫「夫獨寐之歌，祇成孤詣；而友聲之什，必洽同心」，「永佩同心之蘭」，[14]則可領悟倡和的初始目的，乃變亂之時友聲相和，以求彼此慰藉。

（一）黃錫禧及甲寅中秋詞會

黃錫禧生於道光十三年（1833），[15]字子鴻、勺園，號鴻道人、涵青閣主。擅長書畫，工篆刻，尤工於詞，師從吳熙載（1799–1870）。著有《棲雲山館詞》一卷，《棲雲山館詞存》（同治六年〔1867〕寫刻本），又有《棲雲山館詞續》一卷（上海

---

12 汪鋆：〈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序〉，《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卷首。原文有圈點。

13 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臺北：正中書局，1963年），第一冊，頁188–91。

14 汪鋆：〈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序〉，卷首。

15 譚燚：〈手稿本《棲雲山館詞續》考述〉，《文獻》2015年第5期，頁128。另據〈黃贊清硃卷〉：「胞叔錫禧，儘先選用同知，軍功賞戴花翎，誥授奉政大夫。著有《棲雲山館詞存》。」顧廷龍編：《清代硃卷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385冊，頁171。

師範大學藏光緒十年〔1884〕稿本)。[16]吳熙載稱其「於諸家門戶，無所不窺，短章雅近五代。」[17]譚獻(1832–1901)《篋中詞》曾選其詞六首，評其〈聲聲慢．《小秦淮清夢圖》〉「彈丸脫手」、〈陌上花．紅葉〉「深靚婉麗」。[18]

黃錫禧少即愛好作詞，然「苦無師授，每作輒棄，存者不過十之二三。癸丑兵燹後，轉徙流離，稿盡散失。嗣因感事觸情，復得近作若干首。」[19]可見其咸同時期創作因「癸丑兵燹」被劃分為兩個階段，詞作收錄於同治丁卯夏六月所鐫之《棲雲山館詞存》。汪鋆〈寫《井南填詞圖》並題〉(1886)絕句十首，追溯了三十餘年前與諸同人的詞學活動，〈其五〉曰：

> 忽然黃九開壇坫，招到中仙王碧山。
>
> 又向揚州歌水調，當頭月色正高寒。
>
> 自注：甲寅(1854)月夕，黃子鴻招集棲雲山館，邗上詞人一時畢集，為亂後僅見。同會者范膏庵、李冰赤、莊希祖、吳讓之、吳棨南，今皆歸道山矣。[20]

黃錫禧於亂後將棲雲山館闢為聚集場所，招集雅會，成為淮海地區詞壇新的組織者。「忽然」一詞，說明未曾預料，亦說明世變對淮海地區詞壇的重大影響。此為

---

16 譚燚：〈手稿本《棲雲山館詞續》考述〉，頁121–28。

17 吳熙載：〈跋〉，載黃錫禧：《棲雲山館詞存》，蘇州圖書館藏清同治六年寫刻本，吳跋頁1。

18 譚獻編選，羅仲鼎、俞浣萍點校：《篋中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今集卷四，頁250–53。

19 黃錫禧：〈棲雲山館詞存自序〉，載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1483。筆者按：黃錫禧習詞，應有家學淵源。長兄黃錫慶(?–約1864)，字鐵盦，著有《鐵盦詞甲藁》、《鐵盦詞乙藁》，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乙巳(1845)至己酉刻本。道光年間，黃錫慶曾刊張先著、汪潮生輯《安陸詞》一卷，《補遺》一卷和《附錄》一卷。值得重視的是，本籍詞人郭夔為黃錫慶女婿。見方曉偉：〈个園黃氏家世匯考〉，《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12年第2期，頁65–67。

20 汪鋆：〈寫《井南填詞圖》並題〉，載王菼：《受辛詞》，揚州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二年(1886)刻本，題辭，頁碼不詳；亦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1248–49。《受辛詞》最後一闋〈蘭陵王〉(甚騷屑)，序稱「甲申(1884)立夏，編錄詞藁，已成二卷，將付梓人，感賦此闋書後」。而汪鋆題辭末署「光緒丙戌(1886)春二月，為小汀寫《井南填詞圖》。」因此，該版刊刻時間應至少在1886年。然據王菼自述，1884年或有初刻本。

揚州初次城復後的第一次大型詞人聚集，招聚范凌霾（字膏庵，1792–1877）、莊希祖（生卒年不詳）、吳熙載、吳琴南（生卒年不詳）等老輩詞人，及被研究者視為淮海本籍詞人領袖的李肇增。此外還有《井南填詞圖》的主角，具有家學淵源、詞學造詣頗高的本籍詞人王菼（1818–1888）。[21]汪鋆甚至以「中仙王碧山」代指王菼，念及王沂孫（號中仙，1232後–1306後）在晚清詞人心中地位，這一稱呼無疑蘊含了頗高的讚譽，雖不無溢美之嫌，亦顯示出王菼在揚州一地的影響力。[22]

由此次甲寅中秋詞會可見，組織者黃錫禧偏好於詞，揚州老輩詞人又群起響應，使得詞體在棲雲山館倡和初期，即在諸文體之中具有優勢地位，也奠定了該群體以詞體創作為主、來往酬答的基礎。在棲雲山館倡和過程中，也伴隨著學詞授詞、以詞切磋的群體活動，譬如本不擅長作詞的汪鋆，在黃錫禧的引導下多有所作，並有跟隨諸君作詞之意。[23]

（二）棲雲山館倡和諸同人考索

《棲雲山館倡和詩詞》稿本，共輯錄了范凌霾、吳熙載、郭夔（生卒年不詳）、王菼、汪鋆、李肇增、姚正鏞（字仲海，1843前–1883後）[24]七人之詩、詞、文，

---

[21] 其生卒年參方亮：〈方濬頤與揚州士人交游考略〉，《揚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頁7。

[22] 「王小汀，名菼，素工倚聲。晚年憔悴憂愁，而詞益工。梁公約來揚，必偕郭楚生往見於財神廟西巷內。著有《受辛詞》兩卷。郭湘渠序云：『先生為鶴汀哲嗣，以名父之子，紹裘家學；倚聲一道，獨有千古。前人雖壁幟分樹，雲霞爛天；「受辛」則指僂眉分，匯爲一得：蓋寢饋於中者五十餘年。』」董玉書著，蔣孝達、陳文和校點：《蕪城懷舊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與《揚州風土記略》同本），頁72。

[23] 「憶幼從郭少卿孝廉學賦。孝廉善填詞，曾隨作數首，不知所以為詞也，即舍去。閱數年，與吳篆生友，知其詞，且知詞之難也，而更舍去。以後十年，此調不彈矣。癸丑後，傭書棲雲山館，主人黃子鴻司馬工倚聲，昕夕與共，服習日深，遂亦效顰，有所作矣。作又不佳，仍欲舍去。主人曰：『存而不論可也。』爰就其可錄者，姑存之，署曰《梅邊吹笛詞》，明乎所以隨諸君之意也。」汪鋆：〈自記〉，《梅邊吹簫詞稿》，頁碼不詳；亦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1286。

[24] 據姚正鏞自稱：「寥寥少作，存吾人四十以前。光緒八年（1882）冬十一月朔，蓋平姚正鏞仲海甫自識」，故其生年不晚於1843年。見姚正鏞：〈序〉，《吾意盦長短句》，《清詞文獻叢刊》第1輯第8冊影印光緒八年刻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序目，頁3a（總頁11）。趙友永〈姚正鏞（小傳）〉（見同書，總頁3），以及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592）皆持此說。

可見諸子為此期倡和的主要人物。此前學者僅辨識出其中范凌霾、吳熙載、王茨、汪鋆四人。[25]經更細緻比勘後，可知其餘三子為郭夔、姚仲海、李肇增，原因如下：

首先，姚海英所説缺頁處，其下共五首詩、詞、文，現考其作者為郭夔。所據為缺頁處所錄第一闋詞，首二句為「怕登樓。這時還甚句留」，比對《淮海秋笳集》，知該詞為郭夔之〈湘春夜月〉。此後〈淡黃柳．歸自西山，途中見江南山色作〉，首兩句為「青山與客。相伴長途側。」亦已收入《淮海秋笳集》，為郭夔所作。

其次，《棲雲山館倡和詩詞》稿本在汪鋆之詩詞後，錄〈燭影搖紅〉、〈祝英臺近〉、〈掃花遊〉、〈虞美人〉、〈賣花聲〉、〈琵琶仙〉、〈高陽台〉、〈憶舊遊〉等八闋詞，在首闋〈燭影搖紅〉詞調下，有詞題「疏簾淡月」與「姚仲□□」字跡，該頁地腳鈐「仲海詞翰」印，〈高陽台〉一闋天頭復鈐「仲海倚聲」印，經比對姚正鏞詞集《吾意盦長短句》，可知為其作品。姚海英忽略了署名信息，將之混同於汪鋆詩詞。這一發現拓展了目前學界對姚正鏞與本籍詞人來往時間、程度的認識，可證其早期詞作亦為棲雲山館同人作品。據姚正鏞自述，其於乙卯(1855)冬已識黃錫禧、汪鋆，丙辰春又識范凌霾，[26]《棲雲山館倡和詩詞》亦存其丙辰人日將稿本讀一過的批語。

再次，稿本中所錄〈送徐雪珊參軍歸吳序〉一文，筆跡異於汪鋆，此文重出於李肇增《琴語堂文述》，可見稿本收錄李文初稿，然未標明作者。[27]

綜此，《棲雲山館倡和詩詞》涵蓋了癸丑至丙辰亂前諸子創作，集中之批語、題識乃至印章，呈現出同人間彼此閱讀、評點、裁汰等各個環節及其時間節點，如黃錫禧批：「乙卯夏五廿有七日，燈下驅蚊細读，加圈并评。」[28]又，「儀徵汪鋆硯山」詩作卷端有「乙卯上巳後一日甘泉黃潞讀」題識。封面有王茨

---

[25] 姚海英認為《棲雲山館倡和詩詞》乃依次收錄范凌霾、吳熙載、王茨、汪鋆等五人詩詞，其中一人姓名未能辨識。見姚海英：〈清末民初揚州未刊稿本四種考述〉，頁69–70。

[26] 「乙卯冬，識黃子鴻錫禧、汪硯山鋆。丙辰春，因兩君識徵君。」姚正鏞：〈書後〉，載范凌霾：《湖東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8冊影印清咸豐十一年姚正鏞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書後頁1a(總頁425)。

[27] 李肇增：〈送徐雪珊參軍歸吳序〉，《琴語堂文述》，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七年木活字本，卷下，頁17b–18b。

[28] 汪鋆輯：《棲雲山館倡和詩詞》，頁碼不詳。

題：「栖雲山館同人集 乙卯大暑 / 小汀盡首」。[29]其餘題識亦在丙辰前後，如「丙辰仲秋月吳陵張樹伯讀」，又有「丙辰人日姚仲海帮汰」；內封鈐印「硯山丙辰後作」。[30]此外，據稿本中所錄詩、詞、文的標題，可知其時來往同人，尚有孔繼鑅（1802–1858）、黃堇浦（生卒年不詳）、邢子膺（生卒年不詳）、徐雪珊（生卒年不詳）、許劍漁（生卒年不詳）等士人。

（三）棲雲山館乃揚州个園

據黃錫禧自述，棲雲山館原為其父黃至筠遊讌處：「棲雲山館為先君子游讌之所，極水木竹石之勝。一時劉金門、吳山尊、孫淵如諸先生往来其間，觴詠無虛日。咸豐癸丑兵燹後，園遂荒蕪。」[31]黃至筠字个園，太學生，正二品頂戴，欽賜鹽運使司鹽運使即選道加十四級，誥授資政大夫。嘉慶己巳（1809）、己卯（1819）兩次恭祝萬壽，前後賞同樂園聽戲，恭與筵宴，恩賞多珍。[32]黃氏家族以經營鹽業起家，在揚州一地頗為顯赫、雅重文化，[33]劉鳳誥（1761–1830）、[34]吳鼐（1756–1821）、[35]孫星衍（1753–1818）、阮元（1764–1849）等著名官員、學者曾往來其所。

今檢劉鳳誥、吳鼐二人曾分別作有〈个園記〉、〈个園記跋〉二文，皆專寫黃至筠及其於个園交遊宴飲之事。劉鳳誥〈个園記〉（1818）中曾記載該園由來，及改造後的景致與用途：

---

29 汪鋆輯：《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參姚海英：〈清末民初揚州未刊稿本四種考述〉，頁69。

30 同上注。

31 黃錫禧：〈月下笛〉，《棲雲山館詞存》，頁19b。

32 〈黃贊清硃卷〉，載顧廷龍編：《清代硃卷集成》，第385冊，頁170。

33 方曉偉：〈个園黃氏家世匯考〉，頁57–71；金川、沈學峰、陸萍：〈个園黃氏家族史料研究綜述及展望〉，《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12年第2期，頁92–98。

34 劉鳳誥，字承牧，一字丞牧，號金門，江西萍鄉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擢侍讀學士。歷官廣西、山東、浙江學政，太常寺卿、內閣學士、禮部與吏部侍郎。有《存悔齋集》、《存悔齋外集》。見〈劉鳳誥（小傳）〉，《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67冊，頁116。

35 吳鼐，字山尊，安徽全椒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入翰林，洊升侍讀學士。晚年主講梅花、安定書院。有《吳學士文集》、《吳學士詩集》。見〈吳鼐（小傳）〉，《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45冊，頁498。

> 个園者，本壽芝園舊址，主人闢而新之，堂皇翼翼，曲廊邃宇，周以虛檻，敞以層樓，疊石爲小山，通泉爲平池，綠蘿裊烟而依迴，嘉樹翳晴而蓊匌，闓爽深靚，各極其致。以其目營心搆之所得，不出戶而壺天自春，塵馬皆息。於是娛情陔養，授經庭過，暇肅賓客，幽賞與共，雍雍藹藹，善氣積而和風迎焉。[36]

由此可知，黃至筠在壽芝園舊址上新築个園，極闓爽、深靚之致，適於怡情養性，授書晚輩。閒暇時，亦用於接待嘉賓，共賞幽景。吳鼐的〈个園記跋〉中也記載了他與黃至筠的交遊。值得注意的是，他稱述个園時所用詞藻為「極林泉樹石之妙」，[37]與黃錫禧所稱「棲雲山館為先君子游讌之所，極水木竹石之勝」，[38]如出一轍，可推測黃錫禧之措語應承吳鼐而來。若結合黃錫禧對其父與二人於棲雲山館交遊的稱述來看，則與他們在个園之交遊冥若相符。不僅如此，黃錫禧述及「咸豐癸丑兵燹後，園遂荒蕪」，因此，「棲雲山館」應即為个園的別稱，原為黃至筠遊樂宴飲的場所。今《棲雲山館倡和詩詞》稿本末頁，天頭亦鈐有「个園」印。

棲雲山館之名，應自黃至筠時始，其三子黃錫麒（生卒年不詳）曾請張安保（號石樵，1795–1864）為「棲雲山館」作組詩。[39]在黃錫麒時期，棲雲山館至少有十四處景觀，分別為：揖山樓、平臺、觀魚榭、花嶼、得月樓、覓句廊、調鶴徑、竹町、飲虹亭、溪雲亭、瀑石、宛轉橋、芍田、洗藥井。[40]而癸丑亂後的棲雲山館，雖較前已漸衰落，但仍不失為世變中一處寧謐之所。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同人詩作中，「棲雲山館」有時也會指代更小範圍的場所，譬如汪鋆〈試鐙日棲雲山館看梅感賦和李冰叔〉一首中「蕭條東閣閟官梅，

---

36 劉鳳誥：〈个園記〉，《存悔齋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67冊，卷11，頁39b（總頁250）。

37 吳鼐：〈个園記跋〉，載顧一平編：《揚州名園記》（揚州：廣陵書社，2011年），頁34。

38 黃錫禧：〈月下笛〉，《棲雲山館詞存》，頁19b。

39 黃錫麒，字也園，一字冶原。太學生，福建候補同知，軍功賞加知府銜，改發河南候補同知，誥授朝議大夫。曾編《蔗根集》，收錄甘泉、儀徵兩地十七位詩人詩作。見方曉偉：〈个園黃氏家世匯考〉，頁70–71。

40 張安保：〈棲雲山館十四詠，應也園屬〉，《味真閣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89冊影印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10，頁11a–12a（總頁386）。

鬱拂春紅傍水隈。」[41]或許因此，金川認為「棲雲山館」為今「抱山樓」，姚海英則認為是黃錫禧居所。[42]至光緒時期，黃錫禧仍居其中一宅，並與張午橋、劉樹君、汪硯山等倡和。[43]

（四）題畫詞中的記曲情境

棲雲山館倡和有一顯著特點，乃多種藝術形式共存。重要原因是其中有多位書畫家，其身份兼有士人、詩人、詞人及藝人等多重面貌。這幾種身份並非截然分開，乃在其詞作、畫作甚至治印中互相融合，並對其群體成員來往倡和產生重要影響。譬如汪鋆為晚清時期重要的揚州畫家，曾撰《揚州畫苑錄》，[44]同時又為棲雲山館倡和中重要一員。汪鋆甚至將棲雲山館倡和中記曲一事繪成丹青，又譜詞題畫，並邀請同人作題畫詞。〈疎簾淡月．題《棲雲山館記曲圖》〉云：

> 紅紅曲記。漫點入檀槽，寄將幽思。莫似臨風，譜出竹西歌吹。而今杜牧傷憔悴，遣迴腸、十年心事。玉簫聲斷，荒橋月老，寂寥人世。　且分付、花邊酒次。對滿屏秋色，一灣流水。笛外哀吟，吹落遠空寒翠。何堪重按瀟瀟曲，怕秋聲、被儂句起。暮蟬晚咽，吟蛩夜訴，逸情千里。[45]

---

41 汪鋆輯：《棲雲山館倡和詩詞》，頁碼不詳。

42 金川著，揚州市个園管理處編：《話説个園》（揚州：廣陵書社，2017年），頁52。姚海英：〈清末民初揚州未刊稿本四種考述〉，頁70。

43 「黃氏个園，廣袤都雅，甲於廣陵。以黃應泰領袖淮南，振興鹽策故也。金雪舫〈近事詩〉云：『門庭旋馬集名流，兵燹餘生感舊游。五十餘年行樂地，个園雲樹黯然收。』厥後子孫析居，西邊一宅展轉歸丹徒李韻亭、維之昆仲。園有白皮古柏兩株，尚存數百年物。今又歸朱氏，中有一宅，个園後人黃錫禧居之。錫禧尚風雅，長於詩詞文字，時與張午橋、劉樹君、汪研山諸君子唱和。」董玉書：《蕪城懷舊錄》，頁75。光緒年間，黃錫禧仍稱之為「棲雲山館」。見黃錫禧：〈疏影．棲雲山館消寒第六集同題湯貞愍公梅花直幅〉，《棲雲山館詞續》，上海師範大學藏光緒十年稿本，頁碼不詳。

44 《揚州畫苑錄》收錄了清初至同光間維揚畫人生平事跡，共四卷。汪鋆：《揚州畫苑錄》，《清代地方人物傳記叢刊》影印清光緒十一年（1885）刻本（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第6冊，頁369–427。

45 汪鋆：〈疎簾淡月．題《棲雲山館記曲圖》〉，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十年遲雲山館刊本，頁5b–6a；亦見汪鋆：《梅邊吹篴詞稿》，頁碼不詳。

《梅邊吹篴詞稿》卷首即此詞，詞題下鈐有「石翁」印一方。[46]蓋印時間可從該稿本的題跋中可知：「丙辰仲冬，往來棠湖，與研山大兄同厲福壽禪庵將及兩月，研山出所製《梅邊吹篴詞》見示……卷中完璧以『石翁』小印誌之。弟張安保讀」。[47]據此，張安保以印誌詞中佳作在丙辰仲冬，因此該詞為癸丑至丙辰間所作。

更為重要的是，這闋詞所題畫作名為《棲雲山館記曲圖》，用唐代歌者張紅紅（生卒年不詳）記曲之典。[48]首三句即述曾有女性歌者於棲雲山館為諸人記曲一事，以此亦推知此圖應作於倡和盛時。「玉簫聲斷，荒橋月老，寂寥人世」則顯出時空之變幻，將柳永（約984–1058後）詞「豈知秦樓，玉簫聲斷，前事難重偶」（〈笛家弄〉）與張炎（1248–約1320）詞「荒橋斷浦」（〈南浦 · 春水〉）鎔鑄一爐，描繪樂聲不再、山館荒涼的情景，用玉簫之典，暗指歌者亦已不再。該詞編次於卷首，應為懷念丙辰前的棲雲山館倡和。汪鋆繪圖題詞後，曾向王菼索和詞。除懷念歌者及竹西歌吹外，王菼又將諸人寫詞、譜詞及配樂三段動作皆寫入題畫詞：

> 梁塵繞遍。甚畫閣春闌，更聞鶯囀。待月簾櫳，一桁綠波高捲。吟懷譜入閒絲管。細商量、羽移宮換。墜歡如夢，新愁似水，夜涼庭院。[49]

這一連串的動作，將棲雲山館同人倡和中的重要特色展露無遺：詞人將心中吟懷譜寫成能入樂之詞。[50]「細商量、羽移宮換」兩句尤為重要，可見同人作詞後，就其配樂而有探討。「墜歡如夢，新愁似水」則表明，前述為回憶棲雲山館倡和盛況。除汪鋆、王菼曾作倡和詞外，姚仲海亦作有一首〈大聖樂 · 題《棲雲山館

---

46 汪鋆：〈疎簾淡月 · 題《棲雲山館記曲圖》〉，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5b–6a。據此線索可判斷《梅邊吹篴詞稿》中大部分詞作作時下限。

47 張安保：〈題跋〉，載汪鋆：《梅邊吹篴詞稿》，頁碼不詳；亦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1285。

48 段安節撰，亓娟莉校注：《樂府雜録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53–56。

49 王菼：〈疎簾淡月 · 硯山繪《棲雲山館記曲圖》，譜此索和〉，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15b–16a；亦見王菼：《受辛詞》，頁12a–b。封面署「子鴻題簽」。此處下劃線為筆者所加，下同。

50 此處曾與馮乾先生交流，感謝其肯定與指點。

記曲圖》〉。不過，姚氏於乙卯年冬方識二人，故其所作，應就畫作想像發揮的成分居多。[51]

值得一提的是，光緒乙酉(1885)正月初十汪鋆七十歲壽辰之際，黃錫禧作〈壽樓春〉一首，下闋中回憶棲雲山館聯吟度曲一事：「當初事，如雲烟。記栖雲度曲，詞句曾聯。回首都成陳迹，有圖堪傳」，自注「硯山曾繪《栖雲記曲圖》徵題」，[52]可見棲雲山館倡和與記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往事煙消雲散後，汪鋆所繪之《棲雲山館記曲圖》可堪傳世，與此同時，同人題畫詞也將這一雅事永遠保存下來。

三、藝文競作與以詞倡和：同人群體的形成

《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又名《栖雲山館同人集》，由王茨另題於封面，兩種題名互文見義，可見該同人群體的形成與倡和有密切的關聯(圖1)。集中收錄文體多樣，可見最初並非僅以詞體為創作內容。「同人」二字點出了棲雲山館倡和的性質，及其成員的自覺意識。[53]「同人」出自《周易》：

>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54]

由此，「同人」二字原本頗具道德意涵，乃君子以群相聚之意。其後孔穎達(574–648)、[55]朱熹(1130–1200)[56]皆取其和同於人之意，後世亦引申為志同道合的朋輩。在此處，其意涵為具有共同愛好，在情感、地緣等各方面彼此親近的士人群體。

---

[51] 姚正鏞：《吾意盦長短句》，《清詞文獻叢刊》，第1輯第8冊，卷2，頁13b–14a(總頁132–33)。

[52] 黃錫禧：〈壽樓春．壽汪硯山七十〉，《棲雲山館詞續》，頁碼不詳。

[53] 張園林對杜文瀾所構築之同人群有較為深入的論述，頗具啟發。張園林：〈詞學同人群的建構：《憩園詞話》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4年)，頁50–60。

[54]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2，頁72–73。

[55] 孔穎達疏：「同人」，謂和同於人。同上注，頁72。

[56] 朱熹釋：「同人，與人同也。」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1，頁79。

（一）詩、詞、文：多種文類的同人創作

汪鋆在〈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序〉開篇中言：「夫獨寐之歌，祇成孤詣；而友聲之什，必洽同心。是以柏梁飛詠，君臣迭賡其辭；城南聯吟，韓孟始沿其體。濫觴斯在，淵源畢呈。」（圖2）[57]承前所述，這一群體形成之初的宗旨，是為了獲得同道友聲的支持，達至情感抒發與和諧共鳴；而在具體創作上，就其所舉之例，如柏梁體詩、韓孟聯吟，皆為較寬泛意義上的倡和，而非狹窄意義上的「同題共作」。[58]

就詩歌而言，集中以贈答詩、寄懷之作為主，也包括描寫個人於世變中遭際的詩歌。贈答詩的特點乃在於有明確對象的彼此贈答，[59]不過集中多為單向度的贈與之作：如范凌霾〈贈李冰叔〉、王菼〈孔宥函太守招飲舟中即席賦呈〉、汪鋆〈方家巷阻雨即贈焦芝叔陶柳溪〉等作。此外，寄懷之作亦頗多，其重心在於向友人傾吐自身心意，如王菼〈寄許劍漁〉、汪鋆〈乙卯春日寄懷范丈膏庵〉、〈春日卻寄〉四首、〈寄懷邢子膺十首〉等作。更重要的是，集中多有抒寫世變遭際的詩歌，如范凌霾〈九日晤金陵故人〉、〈汎舟〉、〈瓜渚〉，汪鋆〈廣陵曲〉、〈歲暮書事〉等作，皆具有較高的存史價值。就較為狹窄的「同題共作」之意來看，僅有汪鋆〈試鐙日棲雲山館看梅感賦和李冰叔〉、〈聽樹庵上人彈琴和王秋湄〉兩首題為和作。

值得重視的是，集中亦收錄了文，這意味著所錄作品對稿本題名「詩詞倡和」的突破，如郭夔〈畫賦并序〉、李肇增〈送徐雪珊參軍歸吳序〉、汪鋆〈竹閟閣銘〉與〈石印銘〉等，可見所收文章體式多樣。其謄抄字跡，時而為小楷，時而為行草，亦多圈點。

筆者赴揚州大學圖書館查閱稿本時，發現其形制上尚有重要信息，值得留意：其一，在輯錄一位同人作品後，可能出現空葉，應為此後再錄作品預留空間。譬如，范凌霾〈瓜渚〉一首後空四葉，吳熙載〈揚州慢〉一闋後空九葉，汪鋆〈封龍山碑八分書〉後空十七葉。其二，汪鋆的詩詞分作兩部分鈔錄，其名於卷端出現兩次，反映了其將詩、詞分別輯錄的編纂意圖。其三，稿本在輯錄姚正鏞詞之後，筆跡多有錯綜變化之處，尚有少量未能確認作者之詩、文，例如〈古意四首為黃子鴻司馬作〉、〈雙清閣主答李冰叔書代〉[60]等。

---

57 汪鋆：〈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序〉，《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卷首。

58 鞏本棟：《唱和詩詞研究：以唐宋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7–18。

59 同上注，頁19–20。

60 此題有雙鉤圈去，下署「寄所親書代」。筆跡為汪鋆，然未確定其所代作者。

綜之，《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實為汪鋆鈔錄同人草撰詩、詞、文之稿本，而非精心結纂之定本，其名實未能盡符。

與所存詩、文中倡和之作較少相比，棲雲山館倡和尤重詞體，採用相同詞調倡和，其主題關聯度頗高。茲舉稿本中數例以證之：集中收錄了一組詠芙蓉詞，包括汪鋆〈摸魚子．詠芙蓉〉、吳熙載〈摸魚子．和汪硯山詠芙蓉原韵〉、王菼〈摸魚子．詠芙蓉和汪研山韻〉，此三首未被《淮海秋笳集》收錄，實為以江寧（今江蘇南京）成為太平天國首府天京為寄託的「詞史」創作，是異常珍貴的倡和組詞。[61]此外，集中亦收錄了王菼對郭夔〈湘春夜月〉（怕登樓）的和作，題為〈湘春夜月．和郭堯卿〉。至於吳熙載的〈摸魚子．癸丑七夕〉，稿本中有題無序，而在《淮海秋笳集》中則改用詞調別名「陂塘薄」，以小序申明其倡和情境：「癸丑七月，寓邵伯埭，同人有七夕詞，屬和焉」。而後《淮海秋笳集》中收錄的范凌霾〈邁陂塘．癸丑七夕和吳讓之〉，另見於范氏《湖東集》。

最能證明棲雲山館詩詞倡和以詞為主的證據，乃是李肇增《琴語堂文述》中所收錄之〈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1857）。此序與〈淮海秋笳集序〉（1860）一字不差，此前學界均以《淮海秋笳集》探論淮海本籍詞人群體的形成；然而，若該序實於1857年即已出版，且冠以〈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之名，那麼就可推斷，當時棲雲山館倡和的詞作已頗豐碩。更重要的是，序中所描繪的詞人唱酬盛況，亦需移來以供重新理解棲雲山館的倡和。

（二）〈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1857）：重讀〈淮海秋笳集序〉

過往學界所見咸豐庚申〈淮海秋笳集序〉，曾題作〈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收錄於咸豐丁巳李肇增《琴語堂文述》中，因此該序當寫於丁巳之前（圖3）。這一發現，勢必重新考量此序所述場景的時空，即於癸丑至丁巳之間。

序文由「往從意園諸君」至「何其樂也」，寫其在咸豐癸丑前參與秦巘（字玉笙，1792–1853）淮海詞社的唱酬。[62]其次自「屬大風橫起」至「心焉摧折」，備寫

---

[61] 對該組詞的闡析，詳參喻宇明：〈世變．詞史．城市：太平天國時期淮海詞人群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論文，2023年），頁147–62。

[62] 關於淮海詞社及其對淮海詞人群體的影響，參同上注，頁76–109。

太平天國戰亂對揚州城及諸士人的影響。再次自「若乃靈響迸發」開始至「苦調義心，是所望於艅俞之聽也」，則為形容棲雲山館中以詞倡和的情境，所參照的對象即前述「意園諸君」文酒之會。對於棲雲山館倡和的描述，可分為兩部分：

> 若乃靈響迸發，勝友飈興，〈陽阿〉、〈激楚〉，競揚乎希聲；吳歈越吟，迭陳乎妙奏。小山大山之侶，斷竹續竹之謠，翰起雲飛，復捃墜緒，白石抽妍於淮左，方回寫恨於江南，東野巴人，亦參帷席。此則連情散藻，山豔水波，泝寫流風，誠不減漳川之舊賞也。[63]

此段重在描繪與舊時相似之處，諸君競相歌詠，承續風流雅會。其活動地點穩定，頗有絲竹之樂。值得留意的是，在此有一條隱微的脈絡，即對兵燹中喪亂之故人的哀悼：前文鋪墊故舊逝去後，諸君於「風雨之夕，歌〈大招〉而魂遠；尺波既謝，覽遺文而神傷」，亦即歌〈招魂〉、共讀時賢遺文之舉；此段所隸典故仍舊承自〈楚辭．招魂〉：「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64]因此，世變之中悼念故舊，應為倡和起始之原因及重要內容。

> 然而秦川公子，茹歎流離；杜陵野翁，含傷羈泊。搗黃金而已盡，紛赤褌兮橫來。淪迹風烟，汰歡林澗。雖復陶絃觴於嘉月，流盼睞于蛾眉，而長笛短笛，盡河濆同病之歌；傾國傾城，結漢女求思之詠。亦惟是情涯竚苦，憂緒增酸已也。遂乃研宮擿徵，懷柳囊辛，東謳共西缶並哀，白雲與紅桑競戚。都爲一卷，系以弁言。雍門之操，非媚賞於聾俗；車子之奏，期躐伎於溫胡。苦調義心，是所望於艅俞之聽也。[65]

後段則重在寫出隨著戰事發展，諸子時常流離漂泊，非僅聚集於山館之中。「秦川公子」、「杜陵野翁」，分別以王粲（177–217）、杜甫（712–770）指代少、長兩種年齡段的同人。該段轉折之處在於，此期縱有歌妓佐樂、嘉賓宴會、律呂研究、詞作倡和等等雅事；然而，那些因國事而哀戚感傷，因時局而揪心憂愁之詞，成為同人最冀望被聽到的聲音。

---

[63] 李肇增：〈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琴語堂文述》，卷下，頁20b–21a。

[64] 宋玉：〈楚辭．招魂〉，載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10–11。

[65] 李肇增：〈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頁21a。

更重要的是，兩段中都特別點出了詞體，前如「白石抽妍於淮左，方回寫恨於江南」，後如「研宮擿徵，懷栁囊辛」等語，以姜夔（號白石道人，約1155–約1207）、賀鑄（1052–1125）、柳永、辛棄疾（1140–1207）等詞人嵌入駢文之中，標示著對題名〈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的回應，可見在棲雲山館倡和中，詞體應具有關鍵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序中其實特別點出了詞體對於表達「情涯竚苦，憂緒增酸」等世變中幽微心緒與情感，並將之付諸歌樂、吟詠，以充分抒發哀戚之情的文體優勢，可視作同人呈述選擇詞體之原因。與此同時，這也證明棲雲山館倡和實為《淮海秋笳集》中本籍詞人群體的先聲。

（三）咸豐三年至六年：倡和詞與同人群體的形成

揚州一地，從咸豐三年兵燹到咸豐四、五年間稍事安定，再至咸豐六年第二次城陷，咸豐七年諸人流離分散，八年（1858）黃錫禧、孔繼鑅等從軍浦口（今江蘇南京）；與之相應，棲雲山館倡和隨時事而起伏，同人逐步形成一個緊密關聯的群體，詞作倡和在其中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若要重現棲雲山館的倡和，在汪鋆所錄之《棲雲山館倡和詩詞》稿本外，更需參照諸子所存之詩詞別集，乃至《淮海秋笳集》，以鉤沉出更為詳確豐富的信息。

吳熙載在本籍詞人群體中為師長，又與淮海詞社的諸老來往。因此，從他在咸豐三年的創作入手，可以看到該同人群體正式形成前的醞釀階段。自該年三月後，揚州郡城為太平天國佔據，直至十一月末被清軍收復前後，為吳熙載創作的高峰，同時倡和者有范凌霾等。是年七夕，因芮宜庵（生卒年不詳）從濟南歸揚州省母，其時吳熙載、范凌霾避難於揚州城北郊之邵伯埭，亂世相逢，因有詞作唱酬。七夕後兩日，吳熙載、芮宜庵、范凌霾以及郭夔又聚集於九松道院，范凌霾復有〈水調歌頭〉詞。[66]

咸豐四年中秋，黃錫禧於棲雲山館招聚詞人雅集，范凌霾、莊希祖、吳熙載、吳琴南、李肇增、汪鋆、王菼等皆與會，為亂後揚州首次大型詞人聚集，

---

[66] 《棲雲山館倡和詩詞》錄有吳熙載〈摸魚子 · 癸丑七夕〉；另見范凌霾〈邁陂塘 · 癸丑七夕和吳讓之〉、〈水調歌頭 · 癸丑七夕後二日，飲九松道院，同讓之、芮宜庵、郭堯卿〉、吳熙載〈陂塘萬 · 癸丑七月寓邵伯埭，同人有七夕詞，屬和焉〉，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3a–4a。

倡和詞牌為〈水調歌頭〉，諸詞今未見。[67]此後一段時期，諸人往來於棲雲山館，以詠物、題畫等為主題作倡和詞，並多有譜曲填詞之樂。這樣的創作傾向也貫穿於這一群體倡和始終，同人情誼隨之逐步加深。如王菼〈解語花 · 又分詠得梔子〉一首中曾有「此日清禪逢素友，無語憐之子」，[68]〈湘春夜月 · 棲雲山館木蘭花下作〉亦有「那悔素心人見，悔素心憐我，我更憐卿」等。[69]

咸豐五年春，黃錫禧葬母於揚州城郊西山，請李肇增作墓志銘。[70]其時時局稍有動亂，王菼作〈淡黃柳〉（蕭條白日）一闋。此期郭夔、王菼頗有倡和之作，根據詞序可知，他們曾同飲小秦淮酒家，[71]又曾同時在揚州郡城外的西山且住廬看雪，郭夔作〈疏影〉，王菼譜〈暗香〉和之。[72]此外，他們皆讀過徐穆《越中歸棹詞》，同譜〈玲瓏四犯〉。[73]郭夔有一段時間創作頗豐，惜存作較少。王菼曾作〈木蘭花慢 · 早春聽雨和郭堯卿〉，[74]黃錫禧、王菼、汪鋆皆有和郭夔〈木蘭花慢〉詠新月、殘月之作，雖郭夔原唱今皆不見，然從眾人倡和之作頗可見出當時觴詠之盛。

咸豐五年七月，孔繼鑅將赴桂花莊軍次，黃錫禧為之作〈長亭怨慢〉送別，汪鋆亦步韻，兩詞互相生發，將感時傷亂、同人惜別之情寫得盡致，可見深刻的同人情誼。如黃錫禧寫亂中相聚：「別館停雲，故巢依舊命儔侶。亂離身世，難得此、萍蹤聚。漫說去看山，聽江上、笳聲無數。」[75]黃錫禧詞聲情掩抑，「別館」兩句透露出對友人的期盼、珍重之情。然而萍蹤相聚已屬難得，此時江山清景已不再，所聞盡是笳聲，景中寓情，頗為沉重。汪鋆詞則更推進一層：「寂寞蕪夜，長燒燭嘯吟侶。人間何世，算也是、新亭聚。放眼看荒江，怪一帶、

---

67 汪鋆：〈寫《井南填詞圖》並題〉，載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1248。

68 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16a–b；亦見王菼：〈解語花 · 分詠梔子花〉，《受辛詞》，頁13a–b，該句寫作「此日禪心逢素友，無語憐之子。」

69 王菼：〈湘春夜月 · 棲雲山館木蘭花下作〉，《受辛詞》，頁9b–10a。

70 李肇增：〈黃母顧太宜人墓志銘並序〉，《琴語堂文述》，卷下，頁10a–11b。

71 王菼：〈大酺 · 上巳後一日，同堯卿飲小秦淮酒家〉，《受辛詞》，頁11b–12a。

72 王菼：〈暗香 · 西山且住廬看雪，堯卿誼《疏影》先成，余亦拈此解〉，《受辛詞》，頁9a–b。

73 郭夔：〈玲瓏四犯 · 書友人《越中歸棹詞》後〉，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25a–b。王菼：〈瓏瓏四犯 · 讀徐孝竹《越中歸櫂詞》書後〉，《受辛詞》，頁12a。

74 王菼：〈木蘭花曼 · 早春聽雨和郭堯卿〉，《受辛詞》，頁7b–8a。

75 黃錫禧：〈長亭怨慢 · 雨夕留孔宥函宿，即送之桂花莊軍次〉，《棲雲山館詞存》，頁8a。

驚濤無數。」[76]點出「新亭聚」，把與友人的離別比作東晉士人新亭宴飲，明確指向故國之情，亦寫出對時局的驚心之感。孔繼鑅在奔赴桂花莊途中，道經揚州，因展讀王菼《受辛詞》而作一詞，詞後題識交代了當時背景：「咸豐五年七月，余將之桂花莊軍次，道出揚州。時兵燹後，癈池喬木，哀角悲笳，回憶舊遊，不堪重問。篷窗苦雨，展讀《受辛詞》，以破岑寂。不禁技癢，偶爾效顰，用誌此鬨，聊博一粲。時泊舟龍川鎮水雲庵北。宥函並識。」[77]可見揚州一聚，不僅有黃錫禧、汪鋆作詞送別，王菼更將自己的詞集《受辛詞》贈予孔繼鑅讀閱。與前兩詞形成互文者，乃是孔繼鑅詞中對揚州蕭條冷落之狀的描摹：「荒洲。燐火冷江樓。笳吹認揚州。但官閣雲薶，女牆月壞，叫殺鵂鶹。」[78]

乙卯冬，姚正鏞識黃錫禧、汪鋆，[79]丙辰人日將《棲雲山館詩詞倡和》裁汰一過。此前，甲寅、乙卯之間，姚正鏞避居泰州，與張安保、吳熙載等先生遊，慨於時局，多有所作。[80]因戰亂緣故，黃錫禧在丙辰年的行蹤難以考訂。然而，黃錫禧曾為范凌霾鐫刻詩版，因丙辰之變，僅存卷首，可見此次動亂亦帶來較大破壞。[81]與此同時，汪鋆隨身攜帶其詞集《梅邊吹篴詞稿》，流徙揚、泰之間，遍示同人，並請題跋。春，吳熙載讀一過，題於海陵（今江蘇泰州）旅次。秋末，汪鋆與吳熙載、郭夔同集於海陵，郭夔讀詞稿並題詞。冬初，姚正鏞讀詞稿於海陵寓齋。十月，與馬汝楫（生卒年不詳）會於棠埭（今江蘇揚州），讀詞稿至十一月。仲冬，與張安保同寓邵伯鎮之福壽禪庵，復將詞稿示張安保。除夕至揚州，過訪黃錫禧，以詞稿見示。[82]

咸豐丙辰年後，本籍詞人已多遷徙至揚州東北郊之邵伯鎮或鄉村，乃至泰州一帶，棲雲山館倡和至此年即已逐漸消歇。丁巳年仲春，汪鋆讀王菼《受辛詞》

---

76 汪鋆：〈長亭怨慢．送孔宥函太守之桂花庄軍次，步黃子鴻韻〉，《梅邊吹篴詞稿》，頁碼不詳。

77 孔繼鑅：〈木蘭花曼〉，載王菼：《受辛詞》，題辭頁；亦見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1246。

78 同上注。

79 姚正鏞：〈書後〉，載范凌霾：《湖東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8冊，書後頁1a（總頁425）。

80 姚正鏞：〈吾意盦長短句甲乙稿序目〉，《吾意盦長短句》，《清詞文獻叢刊》，第1輯第8冊，頁2a（總頁9）。

81 姚正鏞：〈書後〉，書後頁1a（總頁425）。

82 〈梅邊吹笛詞稿題跋〉，載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1285–87。

於泰州寓齋。[83]九月重九，姚正鏞、汪鋆於泰州虎阜為登高之會，各賦〈龍山會〉一首。冬，李肇增客吳門（今江蘇蘇州），受知於鄧蘅甫賢芬（1821–1862），鄧氏為之刻《琴語堂文述》二卷，李肇增將之寄與同人，時以汪容甫（1745–1794）〈述學〉擬之，頗得聲名。[84]

戊午年（1858）春，黃錫禧與孔繼鑅一同赴浦口戎幕，可知至遲於此時，棲雲山館倡和已完全消歇。軍中時期，黃錫禧曾作兩詞，分別為〈百字令．江上軍夜〉、〈甘州．秋夜浦子城軍中同宥函作〉，皆見於《淮海秋笳集》。同年八月，浦口軍營為太平軍大敗，孔繼鑅因官死於戰事，黃錫禧則生還。是年春，姚正鏞、汪鋆、王菼集於姚氏泰州轉蓬吟館，同賦鄰家海棠。己未年（1859）二月，姚正鏞、黃錫禧作詠雪珠詞。此外，姚正鏞、汪鋆、吳熙載、王菼亦有於泰州城西草堂看木芙蓉之作。庚申長至日，姚正鏞、黃錫禧於遲雲山館作消寒會。秋杪，黃錫禧重過泰州，與姚正鏞、王菼、白桐生（生卒年不詳）等賦紅葉、黃葉、落葉三組詠物詞，俱見《淮海秋笳集》。

經前文勾勒，可見在這一同人群體的形成過程中，詞體倡和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除了組織者倡導、人員構成等因素外，也是因相較於詩之言志、文之富於敘事說理等特點，詞體講究樂律、聲情交融，既便於抒發個人於世變時委曲宛轉的情感，又能夠在同題共作、傳覽批閱中，得到同人的回應而達成情感交流、凝聚人心的效果。

（四）倡和詞中的日常生活：詠物與藝事

若考索棲雲山館倡和時期的詞作，有一些作品中的戰爭痕跡並不明顯，而以日常生活為創作對象。這一部分作品主要集中於節令詠物之作，及與題書、畫、硯等藝事相關。詞體在群體來往過程中，逐漸成為貫通多種藝術形式的重要載體，使其進一步從詩、文中脱穎而出，成為諸同人借以交流藝事與日常生活的主要文體。[85]

---

[83] 汪鋆：〈受辛詞題辭〉，載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1247。

[84] 卞寶第：〈琴語堂雜體文續序〉，載李肇增：《琴語堂雜體文續》，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同治甲子（1864）刻本，頁1a–2a。

[85] 關於淮海詞人群對於「回歸日常的文學嘗試」，詳參郭文儀：〈淮海詞人群的戰亂書寫及詞史意義〉，《人文中國學報》第39期（2024年12月），頁216–22。其論述時間既包括戰亂中，亦包括戰亂後，且側重流寓詞人，與本文有所不同，可一併參閱。

節令詠物之詞，大多在咸豐四、五年間揚州較為安定之時，重在抒發因季節變遷而有的詠物興懷之作。譬如為避夏日之炎炎，同人遂有分詠之作。這一類詞遠紹兩宋詠物詞的傳統，重在以物為中心表達個人情感。[86]就其近承來看，則接續了嘉道時期揚州地區詞人，乃至淮海詞社社集分詠的傳統。[87]

譬如汪鋆〈瑤華．棲雲山館消夏，分賦得茉莉花〉：「銀絲細結。插近釵梁，似簪來香雪。迎涼欹枕，嬌欲墮、惹簟餘馨清絕。扶持好夢，向帳底、喚回仙蜨。乍夜深、觸撥芳心，遙憶海南風月。」[88]這闋詞將茉莉花置於夏夜納涼的場景之中，與詞題扣合，令人體味到世變中難得的閒逸。又如此前提及的王菼〈解語花．又分詠得梔子〉，[89]相較於汪鋆詞重在消夏，王作巧妙地藉助梔子同心的典故，傳達友朋相聚、彼此憐惜的情志。全篇化用南朝梁代女詩人劉令嫻（生卒年不詳）詩「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90]梔子相贈，以起到畫龍點睛、推進同人情誼的效果。

另一類值得重視的倡和詞作，乃是品題書、畫、硯等藝術作品，主要表現出同人具有多方面的藝術師承與源流，而倡和詞又成為其日常生活中交流藝事的載體。具體而言，如題倦翁墨妙卷子，乃是對包世臣（1775–1855）其人及書風的品評。譬如黃錫禧〈玲瓏四犯．題小倦游閣墨妙卷子〉：

> 解組客來，看山人老，天涯悲倦游矣。山陰傳我法，俯仰千秋事。烟雲又隨逝水。恨當時、從游無計。一夢沈鷗，十年趨鶩，披卷祇心醉。　飄然曠懷高寄。想雲臺跨鶴，遙謝塵世。藝舟叅妙諦，早會天龍指。飛騰海內多遺跡，更橅出、蘭亭蜆帋。還料理。黃金鑄、君如范蠡。[91]

---

86 此處所論，乃重在節令詠物之作，與詠物寄託詞為兩類。關於詠物寄託之作，前文已略述。

87 秦巘、王僧保的詞集中即有不少社集分詠之作，譬如秦巘〈望遠行．送秋〉，小序稱「九月十三日，集披雲舊草堂作送秋詞，並分詠秋花第一解，爲淮海詞社第三會。」張宏生主編：《全清詞．嘉道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下編，第19冊，頁554。

88 汪鋆：〈瑤華．棲雲山館消夏，分賦得茉莉花〉，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6b。

89 王菼：〈解語花．又分詠得梔子〉，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16b。

90 劉令嫻：〈摘同心梔子贈謝娘因附此詩〉，載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132。

91 黃錫禧：〈玲瓏四犯．題小倦游閣墨妙卷子〉，《棲雲山館詞存》，頁21b–22a。

包世臣是吳熙載的老師，而黃錫禧又師從吳熙載，該詞亦置於吳熙載手書上版的《棲雲山館詞存》集末，如此精心安排，乃對師道傳承的著意。此詞一面極寫包世臣辭官歸家之倦游心態，另一面則述及其習右軍書，並推崇其書法與《藝舟雙楫》中書論的高度價值。除了黃錫禧外，王菼、汪鋆亦有詞作，彼此互有呼應，亦各有側重。[92]

題畫、題硯匣詞中，亦能一窺棲雲山館同人的雅緻生活。其中尤以汪鋆因購得汪士慎（號巢林，1686–1759）的畫梅硯而作畫、作詞為最，其〈一枝春〉小序稱「獲購吾家溪東外史畫梅硯，背鐫冬心先生銘。文辭樸古，式質亦美，頗能適用。矧余近學寫梅，益可珍惜，為賦此解，以證淵源。」[93]王菼就此事而作〈清平樂〉，序謂「汪硯山購得巢林畫梅硯，屬余譜小令銘其匣。」詞作渾然天成，既道原委，又將畫梅一事寫得豪宕明快：「君家故物，一片冰心潔。流落人間幾塵刼。不共蟲沙磨滅。　三生石上精魂。依然著手成春。潑墨晴窗美影，楳花明月前身。」[94]而當汪鋆的梅花寫就，王菼又作〈鬲溪梅令〉為之題詞，三首詞之間的關聯，可見題書、畫、硯等藝事在同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四、由同人群體至地域社群：從《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到《淮海秋笳集》

（一）再議《淮海秋笳集》的編選者

《汪硯山集詞稾》收錄了光緒年間汪鋆、黃錫禧、王菼、方濬頤（1815–1889）、劉淮年（字樹君，1822–1891）等於揚州重結詞社的倡和作品。該集經吳丙湘輯錄，後藏於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1998年杭州大學併入浙江大學），現藏於浙江大學圖書館（圖4〔a〕）。其中王菼〈鶯啼序．題張午橋《冰甌館詞鈔》〉一闋僅見於該稿本，因涉及《淮海秋笳集》的編纂情況，極其重要，[95]第二片尤為相關（圖4〔b〕–〔c〕）：

---

[92] 汪鋆：〈甘州．題包慎伯墨妙卷子〉，《梅邊吹篴詞稿》，頁碼不詳。王菼：〈石湖仙．題倦翁墨妙卷子〉，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16b–17a。

[93] 汪鋆：〈一枝春．獲購吾家溪東外史畫梅硯〉，《梅邊吹篴詞稿》，頁碼不詳。

[94] 王菼：〈清平樂．汪硯山購得巢林畫梅硯，屬余謹小令銘其匣〉，《受辛詞》，頁4b–5a。

[95] 王菼：〈鶯啼序．題張午橋《冰甌館詞鈔》〉，載汪鋆等撰，吳丙湘輯：《汪硯山集詞稾》，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年間稿本，頁碼不詳。筆者按：此首下闋稱「汪倫

〔下轉頁123〕

三影淵源，家世隽雅，羡風流張緒。憶當日、烽火江干，海陵萍水初遇。
讌重陽、茱萸遍插，更拈韵、新詩同賦。忍重提，淮海秋笳，亂離羈旅。

其下雙行小注：「咸豐庚申，与君同客海陵姚氏轉蓬吟館。重陽日，仲海招集尤園，同會者十四人，以『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後名』分韵，同人各賦詩紀盛，於今廿八年矣，僅存者惟君与子鴻暨余三人而已。是年，仲海選同人詞，刻《淮海秋笳集》。」由小注可推斷該詞作於光緒丁亥（1887），其中明確點出：咸豐庚申年，王菼、張丙炎（字午橋，1826–1905）於泰州初遇，同集於姚仲海之寓館。重陽當日，姚仲海召集同人分韻賦詩，是年又選同人詞而刻《淮海秋笳集》。

過往學界因〈淮海秋笳集序〉而認為該集編者為李肇增。[96]今據王菼詞，並參以《淮海秋笳集》卷首及〈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判定該集乃由李肇增、姚仲海相繼編成。從經濟角度來看，姚仲海為《淮海秋笳集》刊刻的主要推動者。首先，王菼前為咸豐癸丑至丙辰年間棲雲山館倡和的重要成員，又曾寓於姚仲海之轉蓬吟館，其所聞見應為真確。其次，《淮海秋笳集》刊本題名為手書隸體，末鈐「正鏞書首」陽文印，牌記則刻有「咸豐庚申冬遲雲山館鐫」字樣，皆可説明該集刻於姚正鏞遲雲山館，為家刻本。第三，李肇增於庚申年時應未至泰州參與刊刻，其自丁巳年客於吳門後，庚申三月因浙省之變，蘇松震懾，而避居南匯城外之唐家村。[97]南匯城屬今上海市，距離揚州府較遠。是年重陽，姚仲海召集尤園賦詩，李肇增雖曾應之作〈九日諸君登岳阜賦詩序〉，就其措辭及現存記錄而言，應未在場。[98]更重要的是，姚仲海並未請李肇增為《淮海秋笳集》重寫序，而直接採納〈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並行刊刻，是以李肇增應未能參與庚申年的編選。不過其於〈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中曾稱「都爲一卷，序以弁言」，故應參與

〔上接頁122〕

已逝，姚合難招」，分別注稱「謂硯山」、「謂仲海」，可排除作者為汪鋆、姚正鏞，且上闋注又提及「僅存者惟君與子鴻暨余三人矣」，是亦非張丙炎、黃錫禧，且詞後緊接〈六醜〉一首，下一頁末署「次瀟仁兄詞宗大人正拍，小汀弟王菼初稿」，筆跡亦一致，故為王菼所作，詳見圖4（c）。

96 惟趙友永為姚正鏞《吾意盦長短句》二卷寫作者小傳時，稱其「著有《淮海秋笳集》、《槐廬印譜》」。見《清詞文獻叢刊》，第1輯第8冊，頁3。餘皆稱《淮海秋笳集》為李肇增所選。

97 李肇增：〈唐繡墀類事駢珠序〉，《琴語堂雜體文續》，頁27a–b。

98 李肇增：〈九日諸君登岳阜賦詩序〉，《琴語堂雜體文續》，頁28b–29b。

過前期詞作編選。此外，汪鋆《十二硯齋隨錄》曾載：「吾鄉吳攘之先生熙載書名遍海內，小篆鐵筆尤佳。……詞章小學，不落古人後。余既刻詞數首於《淮海秋笳集》，又搜輯所刓石印，爲之作序。」[99]可見汪鋆曾參與刊印《淮海秋笳集》，這也與此前其為黃錫禧傭書時輯錄《棲雲山館倡和詩詞》之舉有一貫性。

較《棲雲山館倡和詩詞》而言，《淮海秋笳集》收錄作品之人數擴增一倍有餘，張安保、張丙炎、黃涇祥（生卒年不詳）、馬汝楫皆列入選集，而白桐生的兩闋詞則附刻於總集之末。值得關注的是，黃錫禧詩詞未入《棲雲山館倡和詩詞》，或因其為主人之緣故。然而，黃錫禧、姚正鏞皆曾評點《棲雲山館倡和詩詞》，且兩人選入《淮海秋笳集》的詞作亦最多，皆為二十二首，可見在本籍詞人群體中份量較重、具有權威性。

由表1可見，《淮海秋笳集》所選錄之作者，籍貫範圍從揚州府之甘泉、江都、儀徵等地，擴展到樂平、蓋平、通州等地。這很大程度上緣於咸豐丙辰揚城二次陷落之後，揚州士民多向東遷移至泰州、東臺一帶，本籍、流寓士人遂來往密切。[100]

（二）地域詞史與秋笳主題的形成

《棲雲山館倡和詩詞》中的詩詞作品主要創作於以棲雲山館為主的揚州一帶，及其附近之西山、邵伯湖等地；而《淮海秋笳集》中所涉及的地域則隨著諸子由揚州郡城以東，向泰州、通州一帶遷移，範圍有較大擴展，大致與阮元在〈淮海英靈集序〉中所謂淮海「十二邑」相合。所謂十二邑，具體包括江都縣、甘泉縣、儀徵縣、泰興縣、高郵縣、興化縣、寶應縣、泰州、東臺縣、如皋縣、通州、海門廳。[101]

若對《淮海秋笳集》中詞所涉地點作一統計，則標示泰州者，如吳陵、尤氏城西草堂、岳阜、姚氏轉蓬吟館；而位於揚州郡城及其附近者，則包括揚州郡城、

---

99 汪鋆：《十二硯齋隨錄》，南京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頁12a。

100 喻宇明：〈世變．詞史．城市：太平天國時期淮海詞人群研究〉，頁206–11。

101 阮元：〈淮海英靈集序〉，載氏纂，萬仕國點校：《淮海英靈集》（揚州：廣陵書社，2021年；與《淮海英靈續集》同本），頁1–3；馬騰飛、羅時進：〈清代「淮海文學圈」及其詩學譜系〉，《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頁138–45。

棲雲山館、九松道院、棠湖、邵伯埭、西郊、西山且住廬、西溪；此外亦包括屬於天京（江寧府）的浦口城、屬於徐州府的宿遷等。由於戰亂流離，該集中不少詞作乃作於路途之中，如江上、舟中、荻渚村居、宜陵（今江蘇宜陵）旅次、西山道中、秦郵（今江蘇高郵）道中等，而這也顯示出淮海地區水域磅礴、往往行舟的特點。

表1：《棲雲山館倡和詩詞》與《淮海秋笳集》收錄作者、作品、籍貫之對比

作者	字號	棲雲山館 倡和詩詞（7人）	淮海秋笳集 （13人）	籍貫
張安保	石樵	【無】	《晚翠軒詞》7首	儀徵
范凌霾	膏庵	詩7首	《冷灰詞》2首	甘泉
吳熙載	讓之	詞4首	《匏瓜室詞》5首	儀徵
汪鋆	硯山	詞13首，詩24首， 文3–4篇	《梅邊吹笛詞》20首	儀徵
李肇增	冰署	文1篇	《冰持庵詞》1首	甘泉
王菼	小汀	詞2首，詩4首	《受辛詞》20首	甘泉
張丙炎	午橋	【無】	《冰甌館詞》4首	儀徵
黃涇祥	琴川	【無】	《荳蔻詞》5首	樂平
郭夔	堯卿	詞3首，詩1首，文1篇	《印山堂詞》6首	江都
馬汝楫	濟川	【無】	《雲笙詞》10首	江都
黃錫禧	子鴻	批語	《棲雲山館詞》22首	甘泉
姚正鏞	仲海	詞8首，批語	《江上維舟詞》22首	蓋平
白桐生	書亭	【無】	附刻詞2首	通州

從《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到《淮海秋笳集》，其中一以貫之的乃是對時事的關注，即詩史、詞史的意識。隨著戰事發展，同人群體由揚州遷移擴大至泰州，其寫作顯示出當下他們與淮海地區休戚與共的生命狀態，詞史意識被進一步激發，富於地域特色的當代詞史因而成為該群體的自覺追求。

棲雲山館時期，具有詩史意識的作品，譬如范凌霾〈九日晤金陵故人〉，寫其於江寧陷落後，親見友人之事。其中「執手無端一泫然，記從沈醉感華顛」，「何須再看霜中月，家在江南不共天」等句將亂後相見的複雜心態表現得頗為到位，巧妙地呈現出清廷與太平天國政權對峙之際親友故人分離的情狀，甚至翻新了望月懷人的傳統詩學意蘊。

在詞作方面，由《棲雲山館倡和詩詞》至《淮海秋笳集》，皆具有較強的詞史意識，譬如咸豐五年春，王茨曾行經揚州西郊，因見荒蕪景象，而作〈淡黃柳〉一闋，念友人黃錫禧而呈示之。[102]其詞曰：

> 蕭條白日。看遍傷心色。野草黏天雲冪冪。但見風塵障目，何處江南數峯碧。　正相憶。山中卧詞客。乍寒暖、怎將息。更梅花落盡慵吹笛。中酒傷春，惱人天氣，偏有何人耐得。[103]

詞上闋極力寫揚州西郊之蕭條景致，鋪陳發揮鮑照（約416–466）〈蕪城賦〉中「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二句，落腳在「但見風塵障目，何處江南數峰碧」，其中隱含對江南民生的哀歎。下闋則寫對好友黃錫禧的思念，並將李清照（1084–1155）南渡後所作〈聲聲慢〉詞句化為己意，所用之語典亦點出世變背景。

在《棲雲山館倡和詩詞》集中另存一闋郭夔的〈淡黃柳〉，兩者在結構、用韻乃至情思上，都不無相似，此闋後來亦被收錄於《淮海秋笳集》：

> 歸自西山途中，見江南山色
>
> 青山與客。相伴長途側。遠黛單衫同一色。會到蛾眉恨壓，不在江南在江北。　正愁極。行行更相憶。野雲滿、隱斜日。怕來朝又被濃陰隔。爲道天涯，任人憑弔，還有何人去得。[104]

該首既見錄於《棲雲山館倡和詩詞》稿本，又被譚獻評為「金陵陷後作」，[105]據此推測，其成作時間當在王茨之前。這闋詞乃詞人從揚州附近的西山回郡城，見江南山色而作。「野雲滿、隱斜日。怕來朝又被濃陰隔」三句明顯使用比法，寫金陵成為太平天國首府天京之事。末三句則宕開，寫金陵在天涯各處為人憑弔，卻無從去得，語意沉痛厚重。

這兩闋一寫揚州，一寫金陵，可以看出王茨詞中對揚州蕭條景致的感傷，亦是基於對金陵淪陷的感慨，因此兩詞一脈相承。尤其是王茨詞上闋末兩句中稱

---

102 詞序曰：「乙卯春，行次西郊，鮑明遠賦云『孤蓬自振，驚沙坐飛。』寓目殆遍，感而有作，用示黃子鴻。」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14a；另見王茨：《受辛詞》，頁4a。

103 王茨：〈淡黃柳〉，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13b–14a。

104 郭夔：〈淡黃柳〉，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23b–24a。

105 譚獻編選：《篋中詞》，頁248。

「但見風塵障目，何處江南數峯碧」，乃反郭夔詞意而用之。而王菼詞下闋中融合李清照〈念奴嬌．春情〉（蕭條庭院）與〈聲聲慢〉（尋尋覓覓）詞意，更是以南渡情境比諸如今，故情感的落腳點仍著眼於整體的感傷，而非僅限於揚州一地。值得注意的是，〈淡黃柳〉為白石自度曲，亦為張炎視作「清空騷雅」的代表詞作之一，郭夔、王菼選擇此調，既汲取了其寫在宋金邊界之合肥城衰敗景色的經驗，又將當下時事融入詞中，富有極高的詞史價值。

在因戰亂而往東遷移的路程中，同人往往在浮家泛宅之中，將身世之感與世變遭際融於一處，一面呈現出富於淮海地域特色的水路景致，另一面也喚起讀者對「詞史」的追尋，如張安保〈長亭怨慢〉：

> 秋風淒厲，湖波渺然，雨泊荒村，百憂交集，爲譜此解
> 頓嘗盡、飄零情緒。篷背瀟瀟，漫天寒雨。被冷無眠，五更心碎向誰訴。倦游詞客，禁不起、長羇旅。况一葉扁舟，怎載得、離思千縷。　薄暮。望湖天緜渺，賸有幾株疎樹。燈昏酒冷，一彈指、故人何處。願化鶴、振翮君前，怕沾濕、襋褷雙羽。縱説與知音，誰識此時心苦。[106]

小序與上闋描摹出離亂之秋，詞人舟行而泊於荒村，正值夜雨瀟瀟之時而難以入眠。而下闋中則希冀能與故人相見，並透露出對於知音，也即能夠了解其特殊境遇的讀者之期許。此調亦為白石自度曲，且為和韻之作，而其境遇之淒涼、離思之憂苦，則倍之。此外，如汪鋆〈水龍吟．蕭寺寓居〉、〈惜秋芳．雨滯舟迴〉、張丙炎〈長亭怨慢．將歸荻渚村居，留別仲海〉等，亦屬同類作品。

除專寫時事之詞外，亦有諸多詞作融入了笳聲這一具有戰時特色的聲音意象。與此同時，其所指的區域又具有固定性，即揚州，此後又擴展至淮海地區一帶。以下列舉包含這些意象、主題的詞句，不僅出自《淮海秋笳集》，也散落在諸同人詞稿中：

> 舊館荒城，癈池喬木，尋幽人趂斜曛。度蒼苔曲磴，見怪石撑雲。問狂客、琵琶在否，四弦風月，都換笳聲。（王菼：〈揚州慢．汪硯山繪《康山草堂圖》〉）[107]

---

[106] 張安保：〈長亭怨慢〉，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2b–3a。
[107] 王菼：《受辛詞》，頁7a–b。

草暗平蕪，煙迷粉堞，空外角聲吹斷。壚頭買春醉，且相携素侶，小秦淮畔。（王菼〈大酺・上巳後一日，同堯卿飲小秦淮酒家〉）[108]

望望紅牆，惟帶有、一條河漢，時近人流。笳聲更惡，送玉簫、聲斷揚州。（郭夔〈湘春夜月〉）[109]

醉翁去也，歎烟霞、仙侶難尋。聽畫角吟風，寒笳訴月，觸耳頻驚。（汪鋆〈揚州慢・平山堂感舊〉）[110]

亂離身世，難得此、萍蹤聚。漫説去看山，聽江上、笳聲無數。（黃錫禧〈長亭怨慢・雨夕留孔宥函宿，即送之桂花莊軍次〉）[111]

波影碧差差，記年時，幾度看花人杳。洗硯曲池邊，長堤路、回首夢中曾到。烟迷送暝，断垣衰柳餘殘照。望裏依然城郭在，添得笳聲多少。（黃錫禧〈南浦・題邢子膺《南湖感舊圖》〉）[112]

上舉詞句中，其所指涉的具體地理位置，如小秦淮、平山堂、棲雲山館、康山草堂等，皆為揚州的某一處具體城市景觀。然而，笳聲這一意象，卻貫串其中，並成為詞作的一大背景，成為戰亂留予揚州及描寫揚州的詞作之印記。笳聲的意象，最終與秋天這一季節融合起來，如汪鋆〈徵招・題邢子膺《南湖草堂圖》〉：「笳聲吹冷揚州月，照人十分淒楚。舊徑轉南湖，認殘鴉荒樹。秋風誰是主。」[113]

此外，笳聲亦出現在其他類型的詞中，呈現出一種籠罩、瀰漫的氛圍，不論是送歸、思人、感事，抑或其他題材之作，同人皆不約而同地將戰時常聞，幾乎成為日常生活中一部分的笳聲寫入詞中。如以下諸闋：

相思夜夜聽悲笳。翻被笳聲吹放了，頭上霜花。（王菼〈賣花聲・憶梅〉）[114]

路隨心迥，怨和笳逐，古道鞭絲誰引。（汪鋆〈八歸・送黃琴川歸里〉）[115]

---

108 王菼：《受辛詞》，頁11b–12a。

109 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24a；亦見汪鋆輯：《棲雲山館倡和詩詞》，頁碼不詳。

110 汪鋆：《梅邊吹篴詞稿》，頁碼不詳。

111 黃錫禧：《棲雲山館詞存》，頁8a。

112 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32b–33a；亦見黃錫禧：《棲雲山館詞存》，頁3b。

113 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8b–9a；亦見汪鋆：《梅邊吹篴詞稿》，頁碼不詳。

114 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13；亦見王菼：《受辛詞》，頁6b。

115 同上注，頁10a–b。

磴接鵰雲，山環雉堞，飛甍去天尺五。將軍屯部曲，正江上繁笳如雨。東南吳楚。看風捲牙旗，煙橫樓櫓。關愁處。莫愁湖上，亂峯無數。（王菼〈翠樓吟．登浦口城望江樓感賦〉）[116]

晝門樹戟。旌旗捲、營前柳共披拂。笳聲暮起，天涯盼斷，燕鴻消息。西山落日。鎮孤採蕨薇寒碧。憶當年、□淮共席，此意甚時得。（黃錫禧〈淒涼犯．寄懷大哥軍次〉）[117]

（三）地域身份與詞學宗尚的繼承

棲雲山館倡和時期的稿本，多存有詞作評點，指認某一詞作的風格神似某位詞家。此中蘊含著重要的詞學信息，即棲雲山館同人的詞學取徑。姑列舉如下：

表2：汪鋆《棲雲山館倡和詩詞》、《梅邊吹篴詞稿》中的同人批點

詞作	評點	詞學取徑
郭夔〈淡黃柳〉（青山與客）	直是白石老仙。（《棲雲山館倡和詩詞》）	姜夔
汪鋆〈鳳凰臺上憶吹簫〉（瘦月窺花）	語似冬巢，製句絕佳。惟不合律，宜酌。禧參。（《棲雲山館倡和詩詞》）	汪潮生
汪鋆〈漢宮春〉（蹋碎山花）	「度催」句的是玉田神髓，何處得來。（《棲雲山館倡和詩詞》）	張炎
汪鋆〈高陽臺〉（碧玉烟凝）	渾是屯田，佩甚。（《棲雲山館倡和詩詞》）	柳永
汪鋆〈掃花遊〉（晚烟漾碧）	「有溼翠」九字極靜極細，神似夢牕。（《梅邊吹篴詞稿》）	吳文英
汪鋆〈惜紅衣〉（急雨敲愁）	直追白石。（《梅邊吹篴詞稿》）	姜夔
汪鋆〈燭影搖紅〉（扶夢衾寒）	精微似夢牕。（《梅邊吹篴詞稿》）	吳文英
汪鋆〈徵招〉（笳聲吹冷揚州月）	「認殘鴉」句挺拔異常，與「高柳晚蟬，說西風消息」同一妙處。（《梅邊吹篴詞稿》）	姜夔
汪鋆〈惜秋芳〉（苦憶湖鄉況味）	□□二句風韻不□玉田。（《梅邊吹篴詞稿》）	張炎

116 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18a–b。
117 同上注，頁30b。

棲雲山館同人對於揚州本籍詞人有所宗法，譬如汪鋆治詞，曾效法汪潮生（號冬巢，1777–1832），這可由《棲雲山館倡和詩詞》中所載〈石印銘〉印證：

> 右石印文曰：「新安汪氏章」。仿漢銅官印式，鐵筆極古，張君子貞刻以贈冬巢居士者也。冬巢善填詞，往往入宋人室。余近業斯藝，俛仰失據，惟取冬巢詞為私淑焉，號曰「石友」。[118]摩抄之下，神志興隨，不徒愛其姓里俱合也。
>
> 銘曰：猗歟先生，宿世詞客。織字拂雲，署欵遺石。前型不墜，宗風仰特。手澤或橅，心盟允泐。卅載之下，起人親炙。[119]

由上可知，汪鋆偶得汪冬巢曾用過的石印，因其姓氏、籍貫皆與己合，十分寶愛。然而更重要的是，汪鋆透露其專取冬巢詞仿效的信息。可以看出，汪鋆對於汪冬巢的為人及詞藝，頗為追慕。除此以外，王菼曾師事王僧保（字西御，1792–1853），亦屬於對地域詞人的推崇。

以上諸評中，除汪潮生為清人外，其餘皆為宋人。兩宋之中，北宋取徑僅柳永一人，而南宋有姜夔、張炎、吳文英（號夢窗，約1200–約1260）三人，於其句法、風韻、神髓上，皆有學習。若結合汪鋆於〈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序〉中所稱「詞則擷石帚、玉田之韻」，可知其於白石、玉田一派，多有取法。進一步而言，即使其所擇為北宋人所作詞調，卻仍可能透露出南宋詞的氣息，這一點尤有意味。譬如上表中所舉汪鋆〈掃花遊〉一闋，其所採用的詞體乃周邦彥〈掃花遊〉（曉陰翳日）一體，評論者卻慧眼獨具地指出：「『有溼翠』九字極靜極細，神似夢牕。」今檢其所稱許二句，為「有溼翠帶涼，來買芳樹」，體物細膩，頗見靜氣。不僅糅合觸覺、體感，又復用「來買」二字寫出情態，造語有神韻，能得夢窗之妙。

另一方面，需要著重指出棲雲山館同人對白石的傾慕。《淮海秋笳集》中收錄了題於白石道人畫像上的兩首詞，姜夔為其群體詞學宗尚中最重要的詞人。這雖然與揚州的地域文化積澱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淮海詞社的文化傳衍，顯示出地域性文學資源對其地域身份的影響與塑造。

---

118 「私淑」二字，後改為「石友」。「號曰『石友』」一句，復劃去。

119 汪鋆：〈石印銘〉，《棲雲山館倡和詩詞》，頁碼不詳。

據范凌霾記載，這一白石道人的畫像極有淵源，原為金長福（字雪舫，1797–1871）所藏，癸丑亂後黃錫禧於市集中購得。這一畫像本有淮海詞社的領袖人物王西御、秦玉笙及張石樵等所題〈石湖仙〉詞，可見為淮海詞社故物。[120]道光末年，淮海詞社曾於秦氏意園有多次社集，王西御即在第一次社集拈得〈集賢賓〉一闋，將其與秦玉笙自少時的詞作倡和擬為「竹西歌吹」：「憶當日竹西歌詠，消沉後、猶自知名。」[121]不僅如此，秦巘詞學具有家學傳統，其父秦恩復（1760–1843）《享帚詞》即取法南宋諸家，阮元稱許其「所倚聲皆綿麗溫柔，清轉華妙，即古之梅溪、白石，不能過之也」，[122]又曾刊《詞學叢書》，所收皆為南宋詞集。

對於白石小像歷劫後未毀，又為黃錫禧所得一事，范凌霾頗為感慨，作詩以紀之：「浩劫江陵一炬焚，圖書過眼等煙雲。如何曠代鬚眉在，天使詞壇屬與君。」[123]他認為揚州詞壇在太平天國之後的傳承，落在了獲得白石道人小像的黃錫禧身上，其中自有天意在。如此亦可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世變中的偶然性因素對淮海詞壇產生的影響。

丙辰春，姚仲海作〈石湖仙〉一闋題於白石道人像，此詞應受黃錫禧所請而作：

> 題白石道人像　丙辰春作
>
> 新詞誰譜。算惟有先生，空絕千古。身世老江湖，是當年、清才獨步。也應憐我，向畫裏、相思孤負。淒楚。望馬嗟、崴崴風雨。　揚州舊留清咏，甚蕭條、黍離重賦。欲覓吹簫，太息松陵煙浦。一代佳人，一時佳句。秪今何許。情最苦。春歸念四橋路。[124]

詞作上闋對白石的地位作了極高評價。「新詞誰譜。算惟有先生，空絕千古」，意味著將白石推為古今最特出的詞人。「身世老江湖，是當年、清才獨步」三句則綰合了白石的布衣身世，作為江湖詞人的人生經歷，亦讓人想起白石的自陳。

---

120 范凌霾：〈姜白石小像爲子鴻題〉，《湖東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8冊，卷4，頁29b–30a（總頁481–82）。該組詩共四首，其二注：「像本雪舫所藏，子鴻於市中購之。」其三注：「卷中題辭者，王西御、秦玉笙、張石樵及余，皆生於乾隆壬子（1792）。癸丑之變，石樵與余僅存。」其四注：「卷中作詩者，惟余一人。」

121 王僧保：《秋蓮子詞前後稿》，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道光己酉刊本，後稿卷2，頁18b。

122 阮元：〈享帚詞序〉，載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頁1101。

123 范凌霾：〈姜白石小像爲子鴻題〉，頁29b–30a（總頁481–82）。

124 姚正鏞：〈石湖仙．題白石道人像〉，載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頁37a。

此後乃詞人對畫沉思，想像白石一生中三個重要地方：一是杭州馬塍，為歿後所葬之地；二則揚州郡城，為吟詠感懷之地；三為松陵煙波，乃風流韻事之地。如此貫串白石一生，足為詞人作一小傳。最後從相思中回到現實，回到詞人所在之揚州，慨歎廿四橋邊春已歸來，而白石卻僅能從畫中想像，可見詞人對白石寄寓了極為深厚的相憐、相惜之情。

此外，《淮海秋笳集》中還收錄了王菼所作同調，兩首合觀，可見該群體對白石的推崇：

> 題白石道人小像
>
> 垂虹秋雨。記苕霅蓴波，閒狎鷗鷺。散髮弄扁舟，甚吳兒、效顰欹羽。綠章慵奏，怕舊約、青山都負。歸去。倩小紅、低唱新句。　嗟余鬢絲幾縷，滯湖天、歲云遲暮。畫裏逢君，等是飄零詞賦。鬲指簫聲，換頭簫譜。畢生辛苦。騎鶴處。馬塍花共千古。[125]

相比之下，王菼則專注於以詞筆摹寫白石之魏晉風流，此乃在人格上的推許。上闋重點寫白石生平中最為風神俊逸的時刻，即在垂虹橋邊，白石曾乘舟翩然歸去。因白石〈過垂虹〉一詩之故，此事流傳甚廣。[126]王菼詞的重點在於鋪陳想像白石來往於苕、霅時隱逸放曠的身姿。詞中寫白石與鷗鷺為伴，重在寫隱逸自得之志；以散髮弄扁舟狀其形容，則其放曠之姿如在目前。兩者分別使用《列子》之事典與李白詩句之語典，造語妥溜。「歸去」二字道出上闋的重點，而用小紅低唱作結。下闋轉而寫詞人自身在亂中經歷流離、鬢髮漸蒼，已然遲暮。詞人思念及此，與白石輾轉飄零的一生產生了深刻的共鳴，故自然而然地推出「畫裏逢君，等是飄零詞賦」一句。其落腳點乃是在白石的畢生事業，其實就是「飄零詞賦」。「鬲指簫聲，換頭簫譜」寫明白石在詞樂上的造詣，然而這般風雅背後卻潛藏著無數悲辛。「畢生辛苦」四字無比沉痛，誰能比在戰亂中流離失所的詞人更明白白石一生的處境呢？詞作收束在白石所葬之地馬塍，最終將命意轉換。雖然白石一生辛苦，只有「飄零詞賦」，卻因此而留名千古。這也道出了詞人最終的選擇與價值的確立，並將白石詞的意義推到了一個高處。

---

125 王菼：〈石湖仙．題白石道人小像〉，載李肇增、姚正鏞輯：《淮海秋笳集》，頁17b；又題作〈石湖仙．歲杪棠湖，題白石道人畫像〉，載氏著：《受辛詞》，頁14a。

126 唐圭璋先生認為〈過垂虹〉一詩，可「想見其風流豪邁之概」，不無啟發。唐圭璋：〈姜白石評傳〉，《詞學勝境》（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182。

總而言之，無論是對於揚州本籍前輩詞人如汪潮生、王西御的師法，抑或對淮海詞社故物白石道人畫像的題辭，還是以白石詞乃至南宋詞人為宗法對象，都顯示出地域文學資源對淮海詞人群體地域身份的強力塑造。[127]

五、結語

重構地域社群，有多個層次的內涵與意義。其一是基於稀見稿本材料，重構太平天國戰爭雙方交界地區地域性文學群體的賡續、變化過程，促進學界對清代詞學及世變文學群體的進一步研究。清代詞學和以往詞學的重要區別之一，即有大量稿本存世，而這些稿本的重要價值，尚未被充分發現與闡明。本文借由分析揚州大學藏汪鋆《棲雲山館倡和詩詞》稿本、李肇增《琴語堂文述》、汪鋆《梅邊吹篴詞稿》、黃錫禧《棲雲山館詞存》、汪鋆等撰《汪硯山集詞稾》等珍貴原始材料，首次詳細考證並呈現太平天國戰亂初期緊鄰天京、政權反復交替之揚州本籍詞人的棲雲山館倡和，不僅將本籍詞人群體形成時間提前至咸豐七年，更彰顯出世變之時地方文人群體對時代變局回應的先行性與重要性。而這樣詳盡、落到實處地以群體互動、創作的方式來回應時局變化的現象，在此前詞學史上也較為少見，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學史價值。

其二，本文呈現詞體如何在此文人群體裡從各種文體當中脫穎而出的過程與各個側面，並成為淮海本籍詞人群用以構築其地域身份的體裁，從而為研究群體、詞體與世變關係提供新的視角。其原因既涵括了組織者提倡、揚州本籍詞人響應、倡和過程中學詞授詞、以詞切磋而帶來的人員構成優勢，亦是緣於詞體在表達「情涯佇苦，憂緒增酸」等世變中的幽微心緒與情感時，可充分抒發哀情的文體優勢。與此同時，相較於詩之言志、文之富於敘事說理等特點，詞體講究樂律聲律、聲情交融，既便於抒發個人情感，又能夠在同題共作、傳覽批閱中，得到同人的回應，進而達成情感交流、凝聚人心的效果。此外，詞體在這一群體來往過程中成為貫通多種藝術形式的重要載體，使其進一步成為諸同人借以交流藝事與日常生活的文體。

---

127 此外，浙派中期領袖厲鶚曾往來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多年，而在道光十三年馬氏小玲瓏山館亦為黃至筠購得，後由次子黃奭（亦名錫麟，字右原，1809–1853）居住，梁章鉅曾受邀撰寫小玲瓏山館始末。這樣的詞學因緣，應該會對該群體尊崇白石產生影響。見梁章鉅：《浪跡叢談》，復旦大學藏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卷2，頁3a–5a；方曉偉：〈黃右原先生年表〉，《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11年第2期，頁121。

其三，豐富學界對於戰亂時期文人群體之領袖、社會網絡乃至其地域流動間互動關係的認識。富有文名、撰寫集序的士人固然易為文學史辨識為群體領袖，如李肇增等；然而經歷戰亂後，舊有的淮海詞社成員多喪亡，藉由黃氏家族的聲譽及个園 / 棲雲山館作為聚集倡和之所，組織者如黃錫禧、讚助者如姚正鏞等先後在不同程度上扮演領導角色，使得揚州本籍士人在極端情況下仍能延續詞脈乃至地域文脈。由此可見，戰時文人群體不同於安定時期，其領導、組織職能並非集中於一人身上，而是呈現出彼此交替、共同支持的特點。隨著戰事的發展，並借由地域流動，不僅擴大了群體成員的籍屬來源，亦將其身份認同所隸屬的地域空間由揚州拓展至淮海一帶。

其四，借鑒嚴志雄先生「文人 / 人文世界」的概念，將文人於「山水、靈心、書畫、彝鼎、學問」等多個層面納入對文學群體的觀照之中，以期重新建構對明清文人之人文世界的認識。[128] 尤其在清中晚期的城市生活之中，士人、文人往往兼具多重身份，所擅亦非一體、一藝，就淮海詞人群體而言，戰亂前其所在的揚州城在經濟、文化乃至藝術上都高度繁榮。汪鋆善畫，吳熙載為篆刻大家，李肇增為古文名家，姚正鏞亦擅書法、治印。在其群體活動中，汪鋆為棲雲山館倡和雅集作畫，後期姚正鏞、吳熙載等於泰州因金石篆刻等而聚集，李肇增為淮海詞人群乃至同時期士人撰寫頗多集序，皆為充分理解其時人文世界的重要側面。這也意味著該社群深受城市文明的滋養，而其流離時又多寫鄉村之景，說明在晚清世變之中，文人社群的城市—鄉村關係亦值得深入探索。

其五，已有不少前輩學者注意到，雖然常州詞派在這一時期已非常興盛，但是浙西詞派在清代中晚期的影響力並未衰落，從而出現浙派、常派共存並交融的現象。淮海本籍詞人群既承揚州地區的詞學積澱，又因浙西詞派厲鶚等人在此舉行頗具規模的詩詞倡和活動，加之淮海詞社崇白石、宗南宋等多個層面的影響，其創作往往與浙派相合。同時，吳熙載等亦曾受教於周濟（1781–1839），因此亦融合了常州詞派「意內言外」、「詞史」的創作特點，反映出中晚清浙派、常派交融這一重要現象。

---

128 嚴志雄：〈從「近代詞人」到「人文世界」：錢謙益《論近代詞人》組詩考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70期（2020年1月），頁6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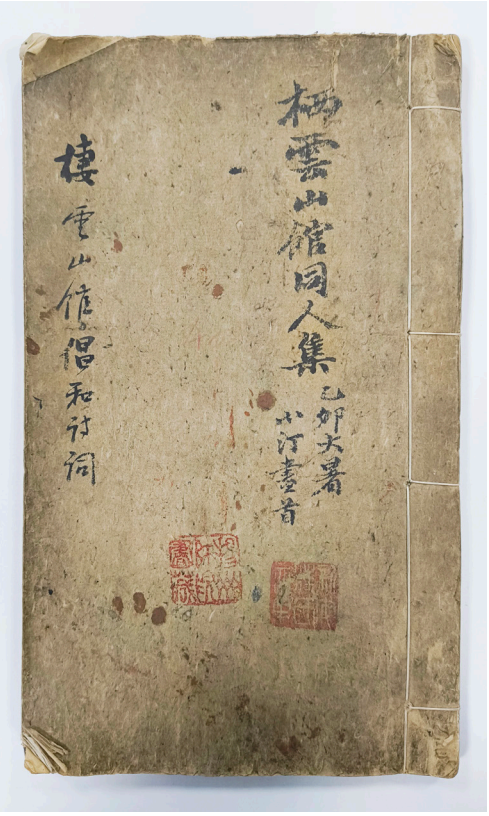

圖 1：《棲雲山館倡和詩詞》稿本封面
（資料來源：揚州大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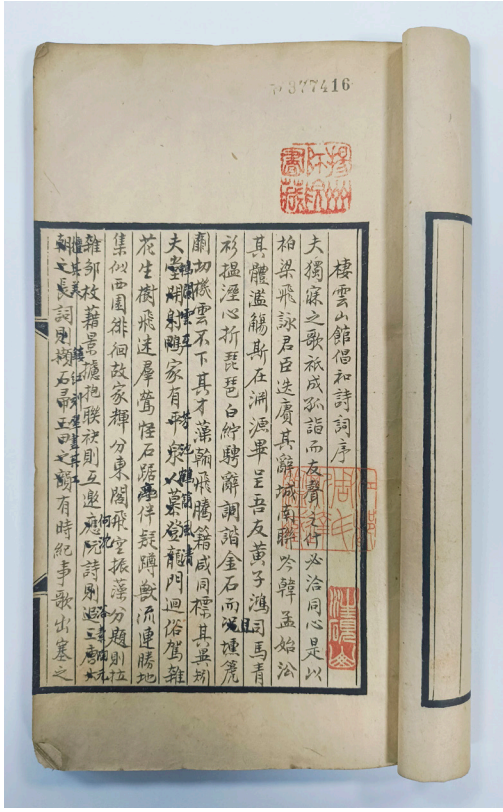

圖 2：汪鋆：〈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序〉，
《棲雲山館倡和詩詞》
（資料來源：同圖 1）

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

往從意園諸君爲文酒之會少長列坐前鳴後于命白
鵯辭陵歟前哲秦青絶煩手之響韓娥謳遠梁之音鑊
燭騰箋迢然遐抱北場絳詠何其樂也屬大風横起豺
狼食人故舊傖荒牛登鬼籙風雨之夕歌大招而魂遠
尺波既謝覽遺文而神傷邈矣牙琴心焉摧折若乃靈
響迸發勝友飈興陽阿激楚競揚乎希聲吳歈越吟迭
陳乎妙奏小山大山之侶斷竹續竹之譜翰起雲飛復
捃墜緒白石抽斑於淮左方回寫恨於江南東野巴人
亦參帷席此則連情散藻山豔水波泝寫風流誠不減
漳川之蒼賞也然而秦川公子茹歎流離杜陵野翁含
傷羇洎擕黃金而已盡紛赤裨兮横來淪迹風烟沈歡
林澗雖復陶絃鶴於嘉月流盼脉于蛾眉而長笛短笛
盡河濱同病之歌傾國傾城結漢女求思之詠亦惟是
情涯竺苦憂緒增酸已也遂乃研宮擷徵懷柳蘘辛東
謳共西笛並哀白雲與紅桑競威都爲一卷系以弁言
雍門之操非嫺賞於聾俗車子之奏期躑伎於溫胡若
謂義心是所望於觀俞之聽也

圖3：李肇增：〈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琴語堂文述》
（資料來源：上海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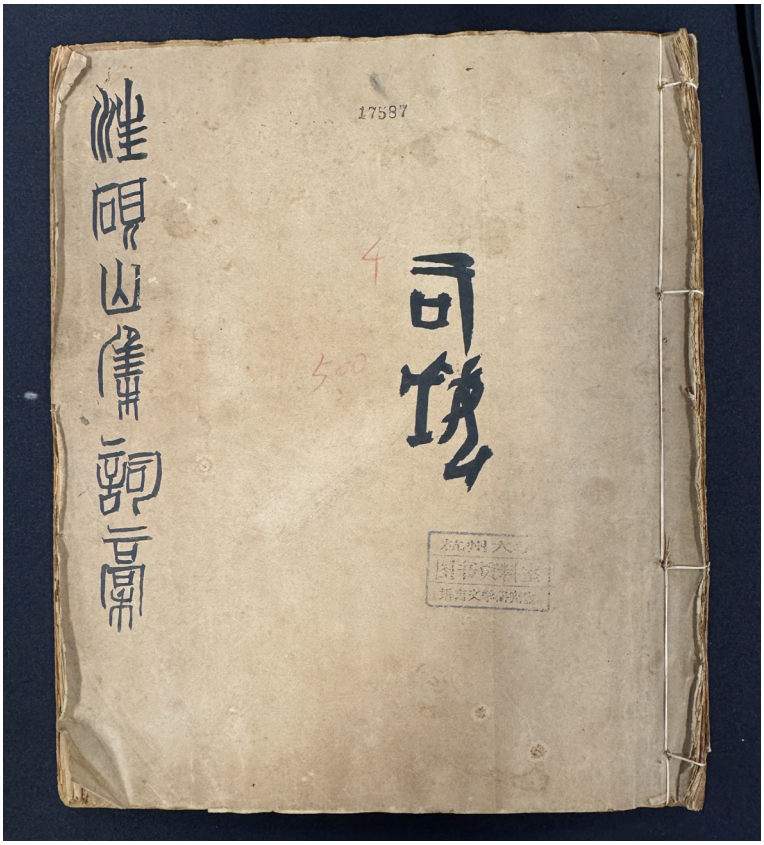

圖4(a):《汪硯山集詞稾》封面
（資料來源：浙江大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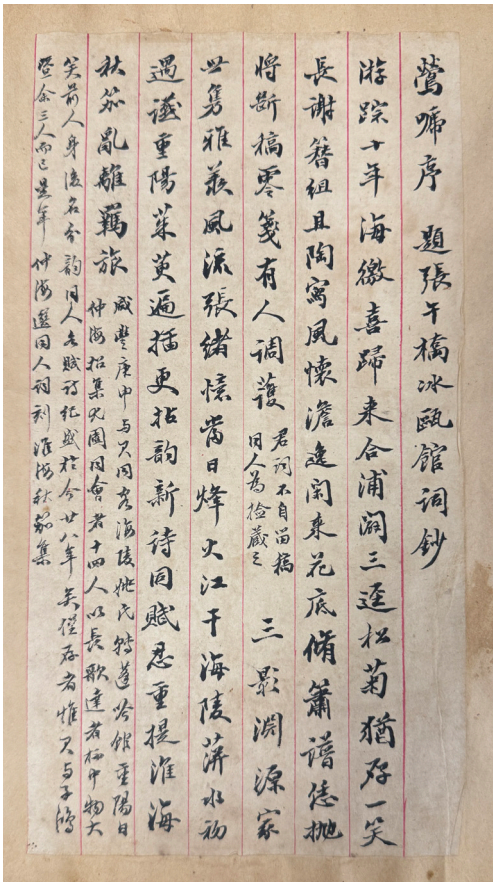

圖4(b)：王菼：〈鶯啼序・題張午橋《冰甌館詞鈔》〉上闋，《汪硯山集詞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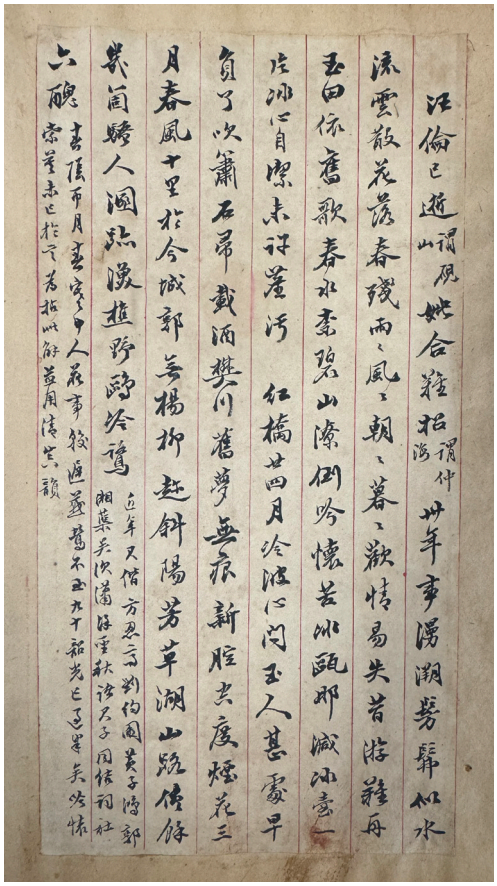

圖4(c)：王菼：〈鶯啼序・題張午橋《冰甌館詞鈔》〉下闋，《汪硯山集詞稾》

徵引書目

一、專書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 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王菼：《受辛詞》，揚州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二年（1886）刻本。

王僧保：《秋蓮子前後詞稿》，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道光己酉（1849）刊本。

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江慶柏編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吳鼐：《吳學士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45冊影印清光緒八年（1882）江寧藩署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吳學士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45冊影印清光緒八年江寧藩署刻本。

李肇增：《琴語堂文述》，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七年（1857）木活字本。

———：《琴語堂雜體文續》，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同治四年（1864）刻本。

李肇增、姚正鏞編：《淮海秋笳集》，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十年（1860）遲雲山館刊本。

汪鋆：《十二硯齋隨錄》，南京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天津圖書館藏清光緒元年（1875）刻本。

———：《梅邊吹篴詞稿》，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年間稿本。

———：《揚州畫苑錄》，《清代地方人物傳記叢刊》第6冊影印清光緒十一年（1885）刻本，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

汪鋆等撰，吳丙湘輯：《汪硯山集詞稾》，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年間稿本。

汪鋆輯：《棲雲山館倡和詩詞》，揚州大學圖書館藏咸豐四年（1854）序本。

———：《棲雲山館倡和詩詞》，《揚州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84冊影印清咸豐五年（1855）稿本，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 年。

阮元纂，萬仕國點校：《淮海英靈集》，揚州：廣陵書社，2021年。

金川著，揚州市个園管理處編：《話説个園》，揚州：廣陵書社，2017年。

姚正鏞：《吾意盦長短句》，《清詞文獻叢刊》第1輯第8冊影印光緒八年刻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段安節撰，亓娟莉校注：《樂府雜録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范凌霾：《湖東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8冊影印清咸豐十一年（1861）姚正鏞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茆萌：《咸同詞壇淮海詞人群體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年。
唐圭璋：《詞學勝境》，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張安保：《味真閣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89冊影印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張宏生主編：《全清詞 · 嘉道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19冊。
梁章鉅：《浪跡叢談》，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
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臺北：正中書局，1963年。
陳水雲：《清代詞學思想流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馮乾編校：《清詞序跋彙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
黃錫慶：《鐵盦詞甲藁》，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乙巳（1845）刻本。
黃錫禧：《棲雲山館詞存》，蘇州圖書館藏清同治六年（1867）寫刻本。
———：《棲雲山館詞續》，上海師範大學藏光緒十年（1884）稿本。
董玉書著，蔣孝達、陳文和校點：《蕪城懷舊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劉鳳誥：《存悔齋外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67冊影印清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存悔齋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67冊影印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鞏本棟：《唱和詩詞研究——以唐宋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譚獻編選，羅仲鼎、俞浣萍點校：《篋中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顧一平編：《揚州名園記》，揚州：廣陵書社，2011年。
顧廷龍編：《清代硃卷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

二、論文

尹文：〈周斯達抗戰畫展與《揚州畫品錄》著述〉，《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6年第2期，頁87–92。
方亮：〈方濬頤與揚州士人交游考略〉，《揚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頁5–9。
方曉偉：〈个園黃氏家世匯考〉，《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12年第2期，頁57–71。
———：〈黃右原先生年表〉，《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11年第2期，頁108–47。
王漢：〈汪鋆與「怪以八名」〉，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07年。
任軻：〈咸同變局與詞壇新動向〉，《文學遺產》2024年第2期，頁140–52。

朱惠國：〈論晚清詞壇「常」、「浙」兩派的共存與交融〉，《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第5期，頁32–38。
金川、沈學峰、陸萍：〈个園黃氏家族史料研究綜述及展望〉，《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12年第2期，頁92–98。
姚海英：〈清末民初揚州未刊稿本四種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5年第6期，頁65–70。
茆萌：〈江南詞人群體文化交遊與「詞史」在近代的發展——以《淮海秋笳集》為中心考察〉，《東吳學術》2023年第5期，頁96–102。
馬騰飛、史哲文：〈地方．時代．詞史：《淮海秋笳集》與道咸淮海本土詞人群〉，《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頁104–11。
馬騰飛、羅時進：〈清代「淮海文學圈」及其詩學譜系〉，《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頁138–45。
張園林：〈詞學同人群的建構：《憩園詞話》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4年。
郭文儀：〈淮海詞人群的戰亂書寫及詞史意義〉，《人文中國學報》第39期，2024年12月，頁201–31。
陳水雲：〈咸豐、同治時期淮海詞人群體綜論〉，《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年第6期，頁824–30。
———：〈被折疊的詞史段落：康熙末至乾隆初的浙西詞派與浙西詞壇〉，《嶺南學報》2022年復刊第16輯，頁27–60。
喻宇明：〈世變．詞史．城市：太平天國時期淮海詞人群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論文，2023年。
譚燚：〈手稿本《棲雲山館詞續》考述〉，《文獻》2015年第5期，頁121–28。
嚴志雄：〈從「近代詞人」到「人文世界」：錢謙益《論近代詞人》組詩考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70期，2020年1月，頁61–90。

三、網絡資料

汪鋆：《梅邊吹篴詞稿》，上海圖書館「中文古籍聯合目錄及循證平臺」：https://gj.library.sh.cn/unionCatalogue/work/list#uri=http://data.library.sh.cn/gj/resource/instance/gppn5hbv31rcf3fq，發布日期不詳，讀取日期：2026年1月26日。
———：《揚州風物冊》，邦瀚斯（香港）拍賣行「Richard Fabian 牧師中國畫收藏系列」：https://www.bonhams.com/auction/25769/lot/7/wang-yun-1816-after-1882-scenes-of-yangzhou-1876-24，發布日期：2019年10月9日，讀取日期：2026年1月26日。

重構地域社群：
從《棲雲山館倡和詩詞》到《淮海秋笳集》

（提要）

喻宇明

目前學界對淮海詞人群體的研究偏重於流寓與仕宦詞人，本籍詞人之先行性與重要性遂隱而不彰。事實上，咸豐三年（癸丑，1853）揚州兵燹後，本籍詞人即多有群體性往來倡和。通過分析新見揚州大學藏汪鋆《棲雲山館倡和詩詞》稿本等珍貴材料，可重現癸丑至丙辰年（1856）間之棲雲山館倡和，證成此期已形成以黃錫禧為組織者，吳熙載、范凌霾、李肇增、汪鋆、王菼等七位本籍士人為主的同人群體，並辨識出稿本所錄郭夔、姚仲海之詞，李肇增、汪鋆之文。諸子以揚州个園為依託，伴以題畫、記曲等藝文雅事，創作了詩、詞、文等多種文體作品，其宗旨初以友聲倡和為亂離之慰藉。諸體之中，其倡和更側重於詞體。李肇增《琴語堂文述》（1857）中〈棲雲山館唱和詞鈔序〉一文，即後之〈淮海秋笳集序〉，說明棲雲山館時期同人詞作倡和已具規模，更可證其為淮海本籍詞人群體之先聲。由《棲雲山館倡和詩詞》（1856）到《淮海秋笳集》（1860），該同人群體發展為具有明確身份意識的地域社群，詞體最終成為這一群體的最大公約數。至於選擇以淮海地區為地域身份，客觀因素在於隨戰事推進，諸同人活動地域向泰州等地拓展。主觀一面在於同人當下與淮海地區休戚與共的生命狀態、詞史意識的激發，富於地域特色的當代詞史成為該群體的自覺追求；同時，對嘉道年間淮海詞社詞學宗尚的追索，則顯示出地域性文學資源對其地域身份的影響與塑造。

關鍵詞： 淮海詞人群體 《棲雲山館倡和詩詞》《淮海秋笳集》 同人群體 地域社群

Reconstructing Regional Literary Communities: From *Response Poems at the Lodge of Lingering Clouds* to *Autumn Reed Songs — A Huaihai Ci Anthology*

(Abstract)

YU Yuming

As current scholarship on Huaihai *ci* poets ha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sojourning poets, the contributions of native literati have been largely overlooked, despite recent advances in local literary studies. This study aims to help rectify this imbalance by examining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in Yangzhou after its devastation in 1853 during the Taiping Wa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everal newly uncovered manuscripts, especially Wang Yun's *Response Poems at the Lodge of Lingering Clouds*, this study reconstructs the scene of the 1853–1856 literary gatherings centred around Huang Xixi, who coordinated a core group of seven literati (often known as a *tongren* 同人 group, or "fellowship") that included Wu Xizai, Fan Lingshuang, Li Zhaozeng, Wang Yun and Wang Tan. This study also identifies Guo Kui and Yao Zhonghai as the poets behind some of the previously unattributed *ci* works in these manuscripts, as well as establishes Li Zhaozeng and Wang Yun's authorship to a few prose pieces.

Hosted at Yangzhou's Ge Garden, the gatherings involved a range of literati practices, including painting inscription, music composition, and literary writing of different genres (*shi*, *ci*, and prose). Initially serving as wartime solace, these gatherings eventually placed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exchange of *ci* poems, as seen from Li Zhaozeng's 1857 preface, which was later adapted for *Autumn Reed Songs* (1860). Th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ci* exchanges during this period had reached a considerable scale and the gatherings became a precursor for the native Huaihai *ci* poet community.

The progress from *Response Poems at the Lodge of Lingering Clouds* (1856) to *Autumn Reed Songs* (1860) reveals a development on two levels: First, their gradual geographical extension to Taizhou both expanded and reconfigured their regional ties; second, their collective endeavour to inscribe contemporary local history in their *ci* poetry contributed to a distinct regional identity. By reappropriating the Huaihai *ci* tradition of the Jiaqing–Daoguang era, they asserted their dual legacy within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regional memory.

Keywords: Huaihai *ci* poets *Response Poems at the Lodge of Lingering Clouds* *Autumn Reed Songs* *tongren* regional literary communities